

春日
柳

優優題



第六期

春柳第六期目次

〔封面〕 陳優優君題字 黃金台之伊立臉譜

〔翰墨〕 賈璧雲繪扇

〔肖像〕 (一) 梅蘭芳初到東京驛之攝影 (二)

在東京梅蘭芳演散花

〔舊劇談話〕 提倡伶界文學之必要 (春柳舊

主) 說脚本(濤痕) 韓世昌之翡翠園 (

露厂) 說排戲之難(露厂)

自五四五頁至五五二頁

〔新劇談話〕 說戲劇中之身分(半解)

自五五三頁至五五六頁

〔名伶小史〕 程繼先(觀火) 賈璧雲(露厂)

自五五七頁至五六〇頁

〔名伶家世〕 楊貴慶(卓然) 附名伶生辰表

(濤痕) 自五六一頁至五六四頁

〔戲場雜評〕 夏令戲園宜注意之點(露厂)

自五六五頁至五六六頁

〔舊劇脚本〕 童女斬蛇(通俗教育研究會編)

刺虎 自五六七頁至六〇六頁

〔新劇脚本〕 新村正(未完) (天津南開學校

新劇團編) 自六〇七頁至六一四頁

〔文苑〕 詩錄十四首 詞錄六闕

自六一五頁至六一八頁

〔小說〕 費宮人傳 江西劉某

自六一九頁至六二六頁

〔北京名伶演戲月表〕 (松岩調查)

自六二七頁至六四二頁

〔戲劇詞典〕 (露厂) 自六四三頁至六四六頁

〔雜事軼聞〕 附梅蘭芳東渡紀實 自六四七頁至六六〇頁

△補白▽ 零縑尺素(五五二頁) 戲臺聯語

(五六三頁) 蘊雪戲對輯(其二) (五九六

頁) 餘瀋錄一(六三二頁) 餘瀋錄二(

六三六頁) 餘瀋錄三(六四二頁)



大樂

大樂

大樂 辭 夏 孟 亥 辛

本社啓事

第六期雜誌因社長東遊雖久已印成而
專候梅訊是以遲遲嗣後又以酷熱休息

此次第七期本應為六月廿五日今改為九

月一日出版未免有負諸君先觀為快之

意以後當從速按期出版不致再延總之

常年以上一期為滿本論年履合併聲明

梨園博物室啓事

本社發起梨園博物
室現正在組織中所
望同志諸君匡予
不逮不勝切禱之至



邊 疆 之 鞏 固 東 京 經 濟 茂 蘭 琳

天津造胰公司

所造各種國貨胰皂羣推爲

花粧最美之品

凡演劇家皆樂用之

北京東安市場分公司
北京觀音寺街分公司
天津東馬路南總公司

及京津大花粧品店皆有

介紹名醫蔡希良先生

先生醫學淵深活人無算大有手到病

除之神力同人等皆深知之謹此介紹

蔡希良醫寓

北京李鐵拐斜街內大外廊營
電話南局壹百零五號

介紹人

王蕙儀

朱幼芬

貫大元

楊孝庭

露

痕
同啟



舊劇談話

提倡伶界文學之必要

春柳舊主

社會習慣。每賤視伶工。實由於文人墨士。自視太高。以為伶界中人。無材藝之可言。埋沒英才。古今同慨。鄙人有鑒於此。故於春柳雜誌中。每期必選登一幅。或書或畫。以示伶界文學之不弱。即或一東帖一脚本。亦皆有保存之價值。當日朱蓮芬之大小字。皆有可傳之精神。朱曾代潘公作書。潘公之字。傳。朱代潘公所書之字。亦傳。獨是朱之字。知者轉眄。是不以字重而以名重。何伶界諸人之不幸耶。昔年如徐小香。梅巧玲。輩。皆以書畫見許於士大夫。無如人亡而翰墨亦亡。提倡無人。文風衰頹。於是相沿不識字不讀書矣。

此次東遊諸伶。如梅蘭芳。如姜妙香。如姚玉芙。如場面之陳嘉樑。皆能書與畫。日人得其片紙。即視為寶貴品。且縱不能得之。但求諸人之書一姓名。已足以誇耀於人。何日人之重文學如此其甚耶。蓋彼邦伶界。大抵能文字書畫者多。丁巳七月。鄙人自日本歸國。瀕行。曾由山本帝劇取稀役之介。

舊劇談話

二

紹得日本著名女優森藤間、音羽、村田、河村、宇治、初瀨、小林等八人各書一幅以爲紀念。歸國後復得王瑞卿、鳳卿、時慧寶、王翠儂、王蕙芳、姜妙香、唐采芝諸人之書畫。然則中國今日之伶界又何嘗無人才。特一般士大夫不之重耳。

今欲提倡之。有二法焉。一、戲中之有須作書作畫者。應由本人當場執筆。雖劣無妨。不得仍以白紙搪塞。一、宜於各著名戲園中（如第一舞台、新明戲院、文明茶園等處）開一展覽室。陳列過去及現在諸伶之書畫文字。每年春節更於海王邨公園中設室陳列。任人購取。凡有成績優異者。得由正樂育化會上其成績於通俗教育研究會。加以審查。錫以褒狀。如是倡導。庶乎伶界求學之風。行將駸駸而日上矣夫。

說脚本

濤痕

近年以來。戲本風行。如戲考等類。不下十餘種。以視從前之戲本。進步多矣。二十五年前所有者。或係抄本。或係極惡劣之木板。殊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故文人鄙之而不願一觀也。蓋抄本中多不全。或以訛傳訛。或故意錯誤。(內行之本亦多如此。因中國向無興行權甲角之本。乙角隨意排演。在法律既不保護之故。習慣上多以秘密爲主旨。)其木板中減筆字破體字。與夫音同義異之字。所在皆是。迨至清光緒十三四年以後。上海有繪圖京調出版。是爲改良戲本之嚆矢也。然尤以今日刊行者爲最有進步。

此外而新戲之戲考。亦出版矣。最近北京風氣。由皮簧而進趨於崑曲。亟宜排印崑曲脚本。以資參考。惟是崑曲無工尺字。則有等於無。然崑曲工尺。例須作斜行體。而鉛印排板。則甚爲費事。前見某雜誌之崑曲脚本。用石印而不用鉛印。即以是故。本雜誌第二期之探莊。未列工尺。深以爲憾。初本擬亦仿某雜誌辦法。改用石印。乃近於舊笥中。檢出家藏崑曲抄本。見所列工尺字。不用斜行體。而旁注於每字之下。如是則用鉛字亦可排印。其法甚善。昨更於友人張君處。見其所藏脚本。亦作如是抄法。因於本期所印刺虎脚本。先行試辦。唱白工尺。無不備具。諒必爲閱者所深喜也。

韓世昌之翡翠園

露 厂

韓世昌初至京華。能戲既少。技亦平常。自得名人指正。悉心領悟。技乃大精。今歲連觀其翡翠園痴夢游園驚夢小宴鬧學等戲。迥非初來時光景。念白清楚。字眼分明。歌唱悠揚。耐人尋味。作戲尤能曲意揣摩。適合分際。茲特以所演翡翠園一劇之妙處。略誌如左。劇中之趙翠娘。俠女子也。憫舒德浦之無辜。不惜身蹈虎穴。潛竊令牌。雖自謂並沒有神通廣大也。學那盜金盒紅綫娃。然而亦不多讓矣。所演凡盜令弔監殺舟游街四折。世昌飾翠娘。扮像秀麗。體態輕盈。揣度戲情。無微不至。唱不怕他花底犬吠驚獠。打扮着闖深閨笑陪話等句時。且唱且行。且作驅犬避犬之勢。身手口一時並作。毫不慌張。向麻小姐詢問老爺可在府中。聞其河下餞客。尚未歸來。而令牌安放書房。一點靈犀。頓生妙計。盜令之舉。已於此時安排定矣。既而潛至書房門外。以花簪換開兩道橫門。一左一右。姿勢不復。方欲盜令潛行。麻長史忽作鼾聲。乃急將身軀伏下。既而取得令牌。疾啟便門逃遁。匆忙中誤撞酥胸。顰眉忍痛。不敢作聲。出府以後。行至中途。突與王饅頭相遇。深夜昏冥。不辨誰氏。陡露驚駭之態。既問知為王饅頭。遂將令牌交彼。囑其速往監中。弔出舒德浦。令其連夜逃去。饅頭持令甫行。復呼之轉來。然又並無別語。惟曰你快到監中去罷。作得極合神理。拯救舒德浦之事。既已如願。

以償。一塊石頭落地。心安意滿。歡天喜地而歸。不圖舟中老母。乃竟代己而死。憂憤交集。頓將歡喜形容。變爲愁慘氣象。暈絕復蘇。猶痛哭親娘不已。描摹當時情景。惟妙惟肖。旋與舒大娘互相商議。將船搖至沒人之所。將母親權且掩埋。逃往他方。再作區處。搖船下時。姿勢極佳。其後舒芬大魁。跨馬游街。邂逅相逢。依稀舊識。顧眉目雖是。名姓已非。情恍迷離。驚疑莫定。比及覲面相語。始知確係舒小相公。一時欣悅之情。見於詞色。一則曰恭喜小相公。再則曰賀喜小相公。無他。喜其母子得團圓。而一己行俠之心。可以少慰也。語及同舒大娘蕩扁舟天涯浪跡。(大)字甫出唇。忽念其子已中狀元。不宜再以大娘稱之。急頓住改稱太夫人。作得極其自然。略無穿鑿之迹。聞舒氏母子曰。我和你婆媳相稱。我和你兄妹相依。一霎間愉快羞赧形容。並現於面。臨下回眸一笑。姿態尤爲妙絕。總觀全劇。忽而喜。忽而怒。忽而哀。忽而樂。情境不同。形神各異。眉目間皆能一一表而出之。作戲之能事畢矣。

說排戲之難

露 厂

頃見小京報載有適齋劇話一則。論及汪笑儂氏排戲之妙訣。其文曰。汪伶隱傳四箴堂之學。能融會汪譚孫三家而貫通之。又本其文學之長。發爲聲音。遂得極盡反復咏歎之能事。卓然自樹。不屑依傍門戶也。即其排戲亦有獨得之處。別人排一戲。動輒累日經旬。及至出演。仍不免生枝脫節。疵謬迭見。笑儂則集各配脚於一處。將戲中腔調節奏。詞句身段。口講指畫。移時而就。翌日即演。竟能無誤。人甚怪各配脚之何以遇汪而合轍。即亦不知其有何秘訣也。或謂汪曾自論之曰。所以必使集於一處者。不惟令各脚僅各自知其詞句身段也。尤須注意設法。不使其與他人之詞句身段相混淆。凡各脚之才中下者。不可告以戲情。以免其妄作聰明。胡扯瞎鬧。其老練深於戲者。則必將戲情詳細與之剖說。以備隨時救正他脚之失誤。總之排戲非難而難在相脚。若相脚既準。則因才任使。各就其所宜而盡其所長。一戲之成。自易易矣。此說頗有至理。然起而行之。亦談何容易耶。在濟南時散戲後。恒喜留觀笑儂之排戲。又間接聞其論議如此。特表而出之。或亦足爲劇界之一助乎。

露厂披讀既竟而有所感焉。吾見今日之排演新戲者亦多矣。所排之劇。大抵僅其中主要角色。確

能體貼戲情。恰合分際。其他陪襯之角。佳者直如鳳毛麟角。求其主因。可分爲下之數派。一派爲能謹守繩墨者。亦步亦趨。略無精采。不啻一能言之木偶。一派以爲吾之飾此。不過爲某角之陪客。我所扮演之優劣。於劇中情節。無關重輕。我雖極賣力氣。亦不足顯己之長。又何必爲人出力。况乎我既出場。則今日之戲份已可到手。出力不加多。反之亦不加少。爲戲份計。不得不出此一場耳。更有一派輕視新劇（指新排之戲而言。非純粹新戲之謂）之輩。其心目中以爲此等戲劇。其價值遠不足與舊劇抗。視同兒戲。隨意譁鬧。又有一派自作聰明之人。其意未嘗不欲極力求好。而苦於知識有限。劇學太淺。偏要強作解人。任意牽扯。以致將劇中精采。全行失去。非牛非馬。直堪噴飯。配角之不良。雖有多端。而其主因實不外前述數派。如排戲者能將戲中情節宣示無遺。而爲配角者又能將以上數派之觀念。全行打破。飾一角有一角之精神。演一劇有一劇之功用。其於社會風化。所裨實非淺鮮。吾願爲配角者。慎勿以配角故而忽之也。

素尺 縑 零

朱四芬

清道光時、都中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識之一日、開筵宴客、令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盡貽、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起句卽曰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朱慮聽者不歡、櫻唇乍啓、一笑嫣然、客有具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絕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朝、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歌韻淒涼、神色悲慘、合座傾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令勿再唱、而前客亦傾倒備至矣、聲色感人、真無所不至哉、其後倪留滯都門、爲朱傾家、身染沉疴、不三月而卒、然病中朱僅一往視之、



說戲劇中之身分

半解

戲劇中所謂身分者。其界說有二。一謂某伶扮演某戲。適合劇中某人之地位分量。毫無畸輕畸重之弊。一謂某伶獨具品格。演唱一定之戲。或任何戲劇。其程度常較一般儕輩為高是也。身分一語。包含唱白做打四者而言。換言之。即唱白做打中皆有身分問題在也。

梨園中角色。以天資之優劣。學力之淺深。戲劇內及戲劇外智識之多少。各有異點。於是身分之高下。亦即隨之而不同。二十餘年來。惟譚鑫培侯俊山兩人為能滿足上列二界說之需要。譚之演戲。無論其為文臣。為武將。為富翁窮儒。以至僕夫隸卒之輩。(但王帽不宜)罔不恰合身分。惟妙惟肖。侯之演戲。無論其為命婦。為女將。為閨秀婢妾。以至淫兇悍惡之婦。亦罔不恰合身分。惟妙惟肖。至於其他名角。則未免各有短長。宜於彼者或不宜於此。蓋譚侯已到超凡入聖境界。原非他伶所能望其項背也。

身分與做派不同。做派所以達喜怒哀樂之情，身分所以示文野雅俗之別。大凡演戲者飾取一人，必先摹仿此人之表面，然後再表寫此人之感情。此為一定順序。身分者關於摹仿表面者也。做派者關於表寫感情者也。若略去身分，祇言做派，試問所表感情，究竟算由何人發動。若以數學用語解釋之，則身分適合，應為第一得數。做派充足，應為第二得數。第二得數非從第一得數求出者，不能作準。轉不若第一得數正確而第二得數稍差者。尚有一半以上分數之價值也。身分問題，在戲劇中既如此其重，而在新戲中其關係重要，更百倍舊戲而不止。鄙人素不喜觀新戲，說者每謂喜談腔調者，往往薄新戲而不觀，不知戲劇之要素，以做為第一，白次之，唱又次之。新舊劇一理也。鄙人懶看新戲，實嫌其做得不到家，並非因其不帶唱也。吾人研究新戲，不可不知其四要點：曰穿場，曰布景，曰做派，曰口白。穿場布景之事，應由排戲者負責。於本問題不甚切近，茲不具論。今但就演戲者應須研究之處，略一言之。

舊劇之表示劇中人物身分也。衣服以定貴賤，面目以別忠奸，整冠拂袖之際，迥判莊諧，搖鞭撫劍之間，亦分佻重。抬手動脚之緊慢輕重，規矩出焉。念字行腔之高下疾徐，工尺循焉。凡此種種，皆可為表示身分之作用。師弟相授，有本而來。每演一劇，某角取某人，應如何做法，某角取某人，應如何做法。皆須遵守一定範圍，不得踰越。其結果即不能恰如劇中人之地位分量，尚不致過於支離。若

新戲則不然。無鼓板以定起住。無鑼鼓以助精神。無絲竹以和音節。入場出場。無相當之排場也。行立坐臥。無一定之身段也。言語問答。無共守之工尺也。種種預備。皆不完全。但憑演戲者個人之精神知能。以描寫劇中之人物情狀。故扮演新戲之人。非戲劇內及戲劇外之學力智識。高出扮演舊劇者數籌。萬不能達出戲劇意味。以饜觀者之心也。

鄙見以爲新劇家所必不可少之學問。曰歷史。曰心理。曰常識。曰方言。其扮演一戲也。務須了然於戲劇之情節。劇中人物之生平。以及當時社會之狀況。尤應研究如何化妝服飾。以描摹老幼好醜之狀。以及貴賤文野之別。如何舉動言談。以表明忠奸善惡之態。與夫喜怒哀樂之情。一次扮演。定爲模型。就此模型。再求美善。演之既久。由熟生巧。逐漸改良。務使觀者不挾脚本而能解劇情。演者未發片言而可傳心事。是在新劇界有志之士勉爲其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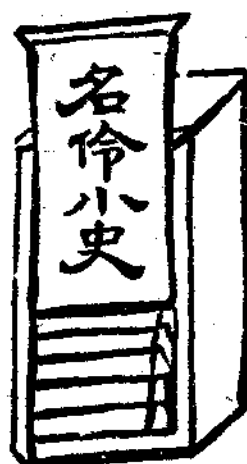
昔年觀新劇孽海花。竊思洪文卿（即金雙青）爲人。少年科第。文采風流。飾者自應舉止瀟灑。吐屬風雅。且衣飾一切。尤須仿倣同末光初士大夫通行衣冠。始合身分。不意扮演者。裝束則瘦衣窄袖。態度則努目揚眉。口中所言。又復惡劣不堪入耳。觀其外表。直是一頑皮不曉事之學生。而謂其足以代表文卿。吾不信也。又觀白雲塔一劇。楓子以大家閨秀。曾受高等教育。感情即動。理能自持。乃當夜宴歸來。飾者竟做出妬忿中燒莫可遏止之狀。甚至招御者至繡闥中。與之刺刺不休。細訴衷

新 劇 談 話

四

曲。此在尋常良家女子猶不肯出者。而名媛淑女悍然爲之。寧非怪事。以上二者。無論其做派並不見佳。即使演得痛快淋漓。亦不過演者自己痛快淋漓而已。與文卿楓子無涉也。蓋既不明身分之爲何物。根本已成錯誤。即有瑜點。莫掩全瑕。此所以鄙人對於戲劇中身分二字。不憚一再申明。而不自知其言之贅也。

夫演舊劇如作寫意之畫。演新劇如繪工筆之圖。一重想像。一尙逼真。彼寫意思像之作。猶遑遑焉。惟恐描摹仿倣之未能。而以工筆逼真爲事者。轉貿貿然爲之而不求甚解。無惑乎新劇不能與舊劇爭衡也。嗟乎。世風不古。苟簡相仍。舊有者日就淪亡。新生者難期發育。徧觀各界。大抵如斯。豈止戲劇而已哉。豈止戲劇而已哉。



程繼先

觀火

程繼先。號振亭。名伶程長庚之嫡孫。(家世已詳本雜誌第三期)初入小榮春科班頭科。習正工武生。受業於老伶楊全(楊榮壽)之門。以火雲洞紅孩妖。蓮花塘小龍。陳塘關哪吒等戲。名擅一時。與水仙花楊小樓唐常等。均師兄弟行。後因在恭王府唱堂會戲。突為某親貴所賞識。乃未竟所學。半途改業。更名德某。入某府當包衣差。庚子後與張曉山結為異姓兄弟。張曉山名鳳岐。即盜頭張七之子。清季曾以票友供奉內廷者也。繼先從之游。一時票界中。幾無不知有德振亭其人者。嗣以武工荒廢。始改習小生。彼時楞仙逝世。小生一工。頗有才難之嘆。俞振亭乃敦勸出演。票友李毓臣亦極力玉成之。遂在京津各戲園登台。繼先所演八大錘探莊射燈等戲。皆得諸老伶楊全之真傳。餘如射戟得意綠羣英會等。則純由某某票友處薰陶得來者也。

賈璧雲

露 厂

賈璧雲。字翰卿。江蘇維揚人。明眸善睐。妍笑工顰。舉止安詳。容態雋雅。與人交溫文而耿介。人無敢嫚之者。相傳某親藩嘗黜之治游。爲所峻拒。樊山賈郎曲及寶甫碧雲辭。咸紀其事。人多以是稱之。登場之暇。頗留心繪事。辛亥初夏。余客大梁。曾爲余繪一山水摺扇。(刊本期卷首)雖學繪未久。筆力略穉。而疎密相間。章法適宜。繼見小說時報所刊壬子繪烟波漁笛紈扇。時甫經年。藝已大進。初名小十三旦。演秦腔青衣。嗣以喉音失潤。改演花衫。雖中途易轍。而藝事絕精。能戲甚多。尤以紅梅閣紫霞宮蝴蝶夢珍珠衫富春樓少華山戰宛城遺翠花辛安驛汴梁圖小放牛打花鼓等劇擅勝。表情細膩。丰致嬌媿。跌撲綦精。蹺工尤勝。其先隸申江丹桂。名尙未顯。與崔靈芝同隸該園。頗獲揣摩之益。嗣之漢口。聲譽驟增。開封園主曹某耳其名。浼人招致之。汴人喜觀旦角戲。園主人趨時好。羅致旦角得八人之多。而要以璧雲爲翹楚。余素不喜秦腔。獨醉心於崔靈芝。尤喜其蝴蝶盃一劇。聆之不下二十次。於其作派微妙處。領略頗深。觀璧雲爲之。訝其頗相似。偶與論靈芝此劇之妙。璧雲深自愧弗如。因以領略所得。詳爲指說。更就詞句中之不雅馴者。斟酌損益。手鈔一卷畀之。自是細意體會。精進逾前。資質聰穎。而又好學深思。洵難得也。庚戌娶婦於汴。貌僅中姿。而伉儷情深。琴

瑟靜好。戊午疾卒於京。(時厲西河沿路北今爲某報社)璧雲痛切鼓盆久弗釋懷。豐樂園有旦角名牡丹花者。聲色品藝遠在璧雲下。徒以與園主感情厚。璧雲轉爲所抑。演戲輒在其前。包銀轉較其少。每演溪皇莊。所謂八旦者。咸結束登場。例以色藝最佳者先。園主固以是推牡丹。牡丹自揣蹙工較遜。輒丐璧雲爲己代。璧雲坦然爲之。略無矜色。會從都中招致許德義張喜華靳湘鈴盧春元諸伶。劉永春亦挈其婿紫金仙自滬受聘來。耳目一新。座客大盛。璧雲之藝深爲新到諸伶所心折。每向園主盛稱其能。園主自是乃稍稍加禮焉。無何新到諸伶約滿離汴。豐樂園亦輟演。璧雲遂於辛亥夏入都。改今名。隸三慶。時都中旦角人才消乏。田桂鳳路三寶崔靈芝郭鳳雲輩。年事寔長。不恒出演。此外類皆卽下之材。故璧雲一登場而聲譽大噪。士大夫多垂青相視。折節與交。一時都門堂會爭相延致。亦猶昔之譚鑫培。今之梅蘭芳。爲堂會中必不可少之人也。顧璧雲之始願不及此。當其在開封也。每有介之入京者。輒遲徊瞻顧。婉詞謝絕。其實以彼之色藝才情。詎有不出人頭地者。而小心翼翼不自滿假。其謙退之懷洵足多矣。是年秋。重蒞漢皋。會武昌事起。都中市面甚形蕭索。劇事因亦不振。同樂園主以兼金聘之回京。璧雲登場。顧客大集。不數日而市况驟復。其名較之初入都時爲尤噪。既而就聘赴滬。備受揄揚。聲譽益起。與馮子和相埒。一時遂有馮黨賈黨之目。自是旅滬數載。藝事更精。戊午再入都門。隸第一舞臺。其初本專工秦腔者。至是亦能兼演皮簧。雖念

名伶小史

四

白聲韻字眼。未能無疵。而其資性聰慧。若再加以研求。自不難日益精進。年來崑曲復興。更從趙逸叟學為崑曲。所演如玉無塵。玉連環諸劇。亦頗為閱者所稱許。旋受滬人約。重回海上。近閱東報。謂其步武梅郎。亦將作扶桑之游云。

問 姓 紅 樓 舊 世 家

問 名 雲 上 玉 無 瑕

二 分 占 盡 司 勛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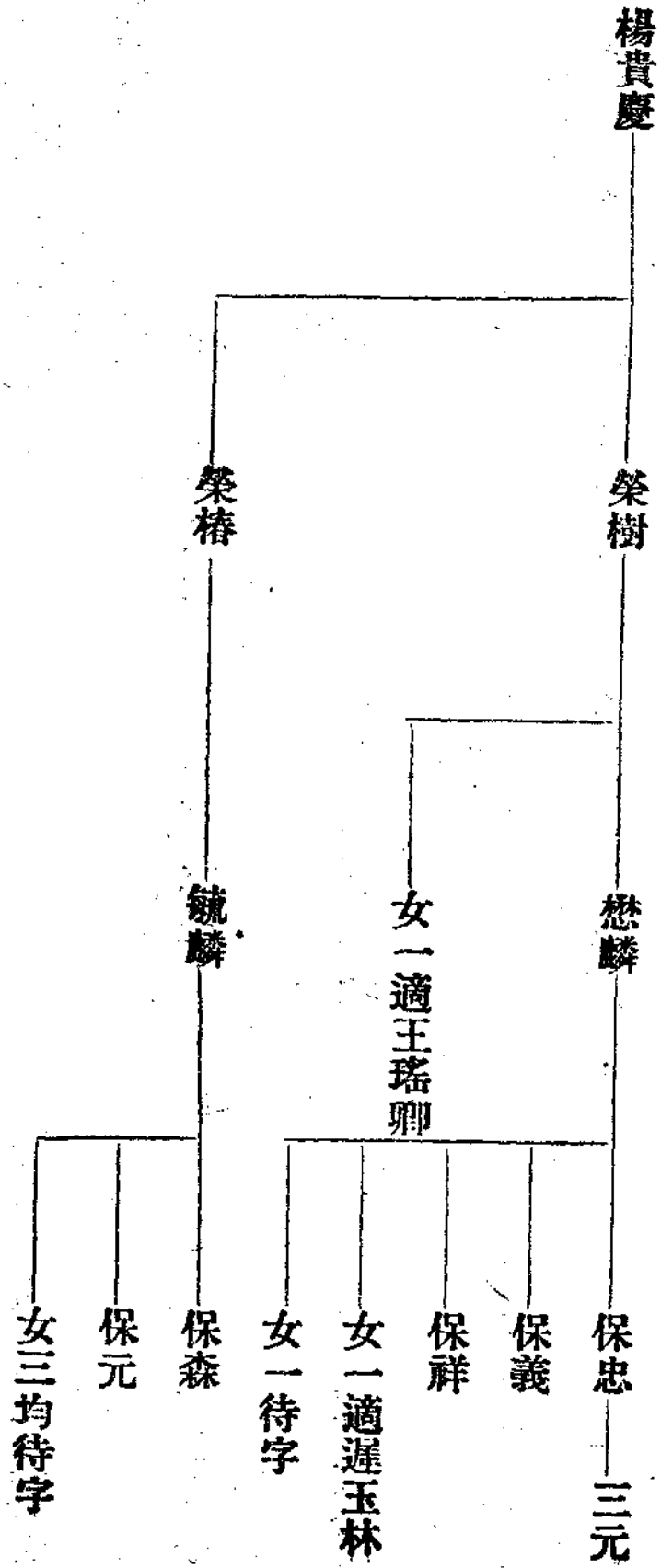
一 抹 生 成 定 子 霞

名伶家世

楊貴慶



卓然



名 伶 家 世

二

楊貴慶字秋棠院北人藝刀馬旦久在外埠演唱為人所嫉暗以瘡藥飲之喉敗遂入京子二榮樹

榮椿

榮樹藝名桂雲字朶仙貴慶之長子藝花旦隸四喜班享盛名娶曹氏(硯秋之姊小鳳之姑)生子

二懋麟毓麟女一適王瑤卿

榮椿藝名德雲貴慶之次子藝武生清光緒丁酉年歿娶姚氏(佩秋之姑)無出榮樹以次子毓麟

嗣之

懋麟藝名小朶字孝亭榮樹之長子藝花旦隸四喜名與乃父孿娶朱氏生子一保忠女一適遲玉

林續娶姜氏(麗雲之女妙香之姊)生子二保義保祥女一待字

毓麟藝名幼朶字孝芳榮樹之次子出嗣榮椿藝淨(銅鍾)兼習武生娶宋氏(青衣宋福壽之女)

生子二保森保元女三均待字

保忠藝名小小朶字信臣懋麟之長子藝老生從朱天祥受業娶楊氏生子一乳名三元

保義懋麟之次子

保祥懋麟之三子

保森毓麟之長子

保元毓麟之次子
三元保忠之子

戲臺聯語

織雲公所

絃管叶清商。響遏行雲。擬更織天孫之錦。
笙簫翻麗曲。歡聯投縞。應共開文舉之樽。

江西會館

江鄉夙號文章節義之邦。即茲歌舞昇平。
教忠教孝。

都邑自是政事人民所會。忽爾樓臺湧現。
可觀可羣。

名 伶 生 辰

名伶生辰已未調查表(二)

(續)

李濤痕

姓 名	生 日	年 歲
小翠花	七月二十一日	二十歲
貫大元	七月二十五日	二十三歲
時慧寶	七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歲
田玉山	八月十九日	六十七歲
張寶昆	八月二十六日	五十歲
高四保	八月二十九日	六十三歲
貫紫林	九月十六日	四十八歲
楊小樓	十月初十日	四十二歲
吳順林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五十歲
田桂鳳	十二月初五日	五十四歲
田際雲	十二月二十七日	六十歲

(完)



夏令戲園宜注意之點

露 厂

都中舊戲園。結構不良。空氣閉塞。每值夏令溽暑之際。看客擁擠。汗氣薰蒸。坐其中者。往往感受暑氣。輕者頭痛腦昏。亟須吞服痧藥。重者立時昏暈。須人扶曳出園。夫觀劇原以求娛樂耳。乃至所樂不敵所苦。職是凡講求衛生之人。夏季輒相戒裹足。清季稍事改良。多有於戲棚下安設風扇者。然特僅具一種形式。實無若何之效果。或設而不用。或少而無濟。是以雖有此種設備。而看客之揮汗中暑。依然如故。新建各園。面積較為軒敞。空氣較為流通。又且改用電扇。入其中者。風生兩腋。頓忘溽暑之苦。較之舊式戲園。實有上下牀之別。然人多扇少。電力不足。坐位距扇較近者。尙覺心地清涼。遠者則酷熱如故。以視東西洋大劇場中之清風習習。如入廣寒者。終屬瞠乎其後。目今仲夏既屆。伏暑將臨。各園為維持營業計。行將排演各伶之傑作。以及應節（如混元盒之類）或成本之戲劇。以娛看客。而看客為飽其眼福耳福計。亦必摩肩擊鼓。紛至沓來。于斯時也。各園亟宜設法多

戲 場 雜 評

二

開窗牖。流通空氣。並多爲置備電扇風扇之屬。預戒園役認真使用。並切實禁止看座者。不得任意加座。只就原設座位。照額售賣。以免人多擁擠。汗臭薰蒸。最好能更將叫賣零星食物之人。設法取締。此輩衣服污垢。身體齷齪。臭氣逐人。當者欲嘔。若能仿照新世界等處辦法。限以一定之人數。服以一定之制服。則兜售食物時。不致惹人厭惡。至看座之人。如能悉被制服。衣履務求整潔。伺應務須周至。盡祛叫囂爭執之習。尤爲盡善盡美。倘各園園主。果能照前述各節。認真改良。不惟衛生有益。抑且可壯觀瞻。此事看似甚難。實則極易之事。吾願爲園主者。切勿河漢斯言也。



童女斬蛇

(見搜神記及法苑珠林)

通俗教育研究會編

閩中庸嶺下有大蛇，土俗多死者，祭以牛羊，不得福，或與人夢，欲噉童女，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生六女，無有一男，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先作數石米糞，置穴口，蛇夜出，聞糞香，先噉之，寄便放犬，嚇咋，寄從後斫，蛇踊出，至庭而死。

第一場

(四道婆引丑扮道姑上坐詩) 可笑世人太糊塗，不敬父母敬仙姑。活人祭蛇他不怒，倒

舊劇脚本

舊 劇 腳 本

二

說命裏該嗚呼（白）奴家何氏 小名兒叫大姑 自幼兒賺香爲生 花言巧語的 騙得人
 家都心服口服 故此給我起了個外號兒 叫作何仙姑 後來本地地方出了一條長蟲 我就
 造謠言 說是金龍大王下界 官府百姓 都信的了不得 大家捐錢 就蓋了這座大王廟
 請我在廟裏當家 香火倒還興旺 進項也不算少 雖是這麼說 錢不是越多越好嗎
 故此我又造了個謠言 說是大王給我託夢 八月初一日是大王的生日 每逢這天 總得
 吃一個童女 地方上又信了我的話 每年真湊錢買一個童女 送在廟裏 來祭大王 今
 天又快到日子啦 怎麼地方上的人 還不見照面呢（地保張柳兒上念）地方地方 帶管
 四方 抓錢容易 差使難當（白）在下乃將樂縣的地保張柳兒的便是 今天早晨 奉本
 縣太爺的交派 說是祭大王的日期快到啦 命我來請示仙姑 問大王有什麼交派沒有
 來此已是廟首 裏面有人嗎（一道婆白）你是幹嗎的（張白）就說地保求見（婆白）候
 着（張白）喳 好大的排子（婆白）地保來咧（丑白）他來咧好 叫他進來（婆白）傳
 你進去 仔細點兒（張白）參見仙姑（丑白）罷了 你來是爲童女的事情嗎（張白）是
 的 奉了縣太爺的交派 說是將到日期 命我來請示仙姑 有什麼交派沒有（丑白）交
 派倒沒有什麼 可萬不要就誤了日期（張白）小的不敢（丑白）總要找個漂亮點的 穿

得要鮮明 戴得要齊整 要不然 大王怪罪下來 可沒人擔得起 (張白) 嗆 小的此刻就挨家問去 (丑白) 好 你就偏勞罷 (張應介) (白) 正是 上頭有交派 藉事便發財 (張下) (丑白) 地保是來啦 女孩子一半天也該送來啦 可是鄉下女子 那能穿戴的很好嚟呢 (想介) 有咧 我看這個縣太爺糊塗的很 又有幾個糟錢 我不免變個法兒訛他幾個花花 總比鄉下人肉厚 對啦 趕到他來燒香的時候 我自有辦法 正是 心中不狠毒 不能作道姑 (下)

第二場

(張柳兒上引) 領了仙姑命 張羅活祭品 (白) 今天是七月二十八啦 離祭期只有三天 我還不知道那一家有合式的女孩子 方纔打發人去 請大衆前來問話 天也不早啦 怎麼還不來呀 (衆鄉民上甲乙末角丙即李誕丁丑角) (甲) 地保見招 (乙) 如同傳票 (丙) 我等小民 (丁) 不敢不到 (合) 張頭兒 (地保) 原來是衆位 請坐請坐 (同坐介) (甲) 張頭兒教我們到來 不知爲了何事 (地保) 只因祭金龍大王的日子快要到咧 每年成例 要預備一名童女 作爲祭品 衆位是知道的呀 現在五十串大錢的官價 是預備好啦 不知道那位府上有姑娘 所以請衆位來商議商議 (甲) 我是大家都知道的 只有

舊 劇 腳 本

四

兩個小犬 並無女兒(乙)我有一個小女兒 他已經出嫁了(地保)你們兩位有沒有(丁)我很想領這筆錢 可惜家裏還沒有養下來 張頭兒 這麼辦罷 要是一半天生下來的是女兒 我就送過來 領這筆錢 你看怎麼樣(地保)那可不行 總得要十幾歲的女孩子(丁)照頭兒這樣說 李大哥府上這位小姑娘最合式咧(李搖手介)使不得 我豈肯把親生的女兒 置諸死地(地保)姓李的 你這句話說錯咧 常言道得好 養女是個賠錢貨 現在你把他獻了出來 非但不賠錢 還可以賺五十串大錢 這不是一件極便宜的事嗎(李)頭兒 我雖然貧窮 決不要佔這樣的便宜 求你行個方便 向別家去尋找罷(地保)姓李的 你不要裝糊塗 這是地方上的公事 要是你不答應 我稟明了太爺 太爺辦你的時候 那可不要怨我(甲)張頭兒 你不用驚嚇於他 他是一個老實人(乙)李大哥 你可以回去商議商議(丁)這件事也用不著商議 頭兒 他依了便罷。要是不依 你也不用管 讓他自己見官說去(李起介)頭兒 待我回去商議一番 再來回覆(同起介)(地保)我算跟你說妥咧 回頭送過錢來 就要接人(衆)我們告辭了(地保)不送咧 再會再會(地保與鄉民分下)(丙白)可恨賊子來多口 眼看大禍就臨頭 真真可恨 真真狗仗人勢(恨介)(下)

第三場

(老旦上引) 家况清寒 有賢女 不重生男 (坐介) (白) 老身劉氏 配夫李誕 膝下無兒 所生三女 長女次女都已出嫁 只有三女寄娥 自小讀書 甚是聰明伶俐 侍奉我二老 倒也歡樂 只是吾夫方纔到地保家中去了 未見回轉 不知又有什麼官事 獨坐草堂 甚是愁悶 不免將寄娥喚出 閒談一番 呵 女兒那裏 (旦內白) 來了 (寄娥上引) 針黹餘閒 侍雙親 膝下承歡 (白) 母親在上 女兒萬福 (老旦白) 咳罷了 坐下 (旦白) 媽喚女兒出來 有甚麼事呀 (老旦白) 只因你父被地保呼喚 去了半日 還未見回來 不知又有什麼官事 是我放心不下 又悶的很 故此喚出你來 談心解悶 (旦白) 媽您放心 爹爹也該回來了 (末幕內白) 走吓 (上作急恨狀) (唱搖板) 可恨那張地保虎威狐假 要把我親生女去餓長蛇 霎時間禁不住心猿意馬 躲避那滔天禍且自歸家 (白) 開門來 (旦) 來了 (開門介) 爹爹您回來啦 (末) 回來了 女兒你快把門戶關上 (旦應介) (關門介) (入內同坐介) (末嘆介) (老旦白) 老老 你回得家來 神色慌張 唉聲嘆氣 莫非有甚心事 (末) 啊呀媽媽呀 方纔地保言道 要把我家的女兒去祭那金龍大王 (老旦) 你在怎講 (末) 他說要把我家的女兒 去祭那條毒蛇 (老旦

（呵竟有這等事 唉老老 你可曾應允於他（末白）可恨那張地保 拿官勢欺壓於我 硬要拿五十串大錢來 換取我家女兒 如果我不把女兒獻出 他定要把我送到當官 這便如何是好（老旦）你我總要想一個主意 保全女兒的性命要緊（末白）待我想來（想介）媽媽 我想把女兒 權寄在大女或二家的家裏 你看如何（老旦）使不得（末）怎樣使不得（老旦）兩個女婿 住在附近 容易被官府知曉 那時恐怕非但藏不過女兒 還要連累他們 不若我們逃走了罷（末想介白）走了固然是好 只是恐怕他們派人趕上（旦）據女兒想來 還是爹媽放我去的好（末老旦合）怎麼說 倒是放你去的好（旦）爹爹 母親 常言道生死有命 那大王不來吃我 固然是千好萬好 就是女兒被他吃了 您二老有了這筆錢 可以度日 並且一方可以無事 女兒雖然一死 也還值得 故此說還是放我去的好（末）聽你之言 你情願把自己的身子賣了 養活我二老 雖說一片孝心 但是我兒此去 定死無疑 教我怎生捨得（老旦）為娘的情願餓死 斷不要吾兒前去（末）任憑你怎樣說法 我是不放你去的（老旦）為娘的也捨不得你（旦白）躲到姐姐家 怕連累他們 逃走又怕他們趕上 又不肯將我放走 那還有什麼主意呀（末白）難死我了（老旦哭介）（旦出神介白）我倒有個主意（末白）你有什麼主意（旦白）

東邊有個算卦的先生 外號叫趙鐵嘴 算卦極靈 要不我們叫他算一卦 也或者可以得個主意 您瞧好不好 (老旦白) 好 我們即刻前去 (旦白) 且慢 您二老現時都是帶着啼哭着急的模樣 算卦先生見了 一定不說實話 莫若歇息歇息再去罷 (末老旦合) 倒也使得 (下) (旦白) 我想世界之上 那有什麼金龍大王 一定是那道婆子 造的謠言 你想那有神仙吃活人的道理 既吃活人 爲什麼一年只吃一個 可恨本地方的官府 居然糊塗迷信 不知爲地方除害 反把好好的人命 生給害死 今天輪到我的頭上來啦 我倒要趁此機會 看看他是怎麼回事 我爹娘一定不放我去 故此我假說算卦 回來我趕緊先到趙鐵嘴那裏 給他幾個錢 想法子讓他說我決無災難 那時爹媽信他的話 放我前去 也未可知 咳 真是世亂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下)

第四場

(丑扮算卦先生坐詩) 世人糊塗可笑 他說算卦可靠 大把銀錢給我 聽我胡說巴道 (白) 在下姓趙 因爲什麼能耐也沒有 書也沒念通 沒法子就學了算卦 在這將樂縣城內 開了個命館 起了個外號 叫趙鐵嘴 我爲什麼叫趙鐵嘴呢 這也沒有多大用意 因爲是算命的先生 差不多都叫鐵嘴 故此我也叫個鐵嘴罷 閒話少說 先把這幅子掛出

去 看有買賣上門沒有 (旦上唱) 心中事兒安排定 還要借重趙先生 (白) 到啦 (見介白) 趙先生 (趙白) 姑娘請裏邊坐 (旦坐介白) 您坐着 (趙白) 姑娘是看八字 不 可是算卦呀 (旦白) 我也不算卦 也不看八字 有一件事情 要跟先生商議商議 (趙白) 有什麼話 請講請講 (旦白) 回頭我爹媽一定來 請先生給我算命 他們若問起您的時候 請您務必說我流年很好 有什麼災難都避得去 (趙白) 姑娘這話大錯啦 我們算命的先生 向來是直言奉上 是怎麼回事 便怎麼個說法 不能恭維人 可也不能撒謊 再說姑娘這話 我一時摸不着頭腦 可叫我對你老人家是怎樣的說法呢 要讓我胡說 那可萬不敢的 不是我的聲名要緊嗎 再說姑娘想想 我圖個什麼咧 (旦白) 我實對先生說 我有件事情 非借重您幾句話 我爹媽決不讓我辦 務必求您成全成全 這有耳環一只 送與先生 作為謝儀 求您務必多美言幾句 (趙白) 姑娘不必多禮 我請問請問 是怎麼回事呢 (旦白) 這件事亦不便說明 (趙白) 啊我知道啦 (旦白) 先生知道甚麼 (趙白) 一定是姑娘的婚姻大事 恐怕爹媽攔阻 (旦出神樂介) (白) 先生就不必細問了 (趙白) 看是不是 那麼我先給姑娘看一看 (看介坐介) (白) 姑娘這步運氣 本來好得很 用不着我撒謊 就是姑娘不託付我 我也是這們說的呀 (旦白) 如此我爹媽來

的時節 就請先生爲點力罷（趙白）一定一定 不必託付（旦白）我現時要回家去了
 少時同我爹媽一塊兒來（趙白）請便請便 您不必惦記（旦出門又回去囑咐白）先生可
 不要錯嘍哇（趙白）不能夠錯的 我們是幹什麼的呀（旦白）那麼回頭見（點頭介下）
 （趙白）這位姑娘真是傻得很 我們這行 可不就仗着恭維人麼 他就不提另給我錢
 我也犯不着說不好不是（末內白）走哇（末老旦旦全上）（末唱）只恐怕我女兒難保性
 命（老旦）無奈何去問那算命之人（旦）隨定了二爹娘急忙前進 不知道那裏是算卦先
 生（末站住介）（旦白）爹爹爲何不走（末白）這就是趙先生的命館（旦白）哦 這就
 是趙先生的住宅麼（末白）趙先生在家麼（全進門介）（趙白）敢是算命的麼（末白）
 正是請先生算命（趙白）請裏邊坐 三位都算哪 還是算那一位呢（末白）請給小女算
 一算（趙白）哦 這位姑娘呵 可有生辰八字（老旦給介白）這就是（趙看八字又看旦介
 白）姑娘這步運好的很哪 滿面清光 煞星遠避 好得很 好得很（末白）恐怕目下有
 一步災難 先生要仔細看一看（趙白）恐怕有一步災難哪 待我細看一看（看介）不妨
 事 不妨事 目下雖說應該有點災難 但是福星解救 逢凶化吉 遇難成祥 依命上看
 起來 現時老先生一定有點喜事呢（末白）先生要着仔細 還恐怕有性命之憂（趙白）

舊 劇 脚 本

十

老先生千萬放心 決無危難 有什麼事保管成就 不但無憂 恐怕姑娘還要發一注財（末白）趙先生算卦最靈 既是說的這樣結實 料然無錯 天已不早 我們回去了罷（末白）噯 這是先生卦禮（趙白）不但收您的卦禮 將來還要喝您的喜酒哪（末白）先生取笑了 告辭（趙白）不送（末老旦全唱）聽得先生一片言（旦白）此去必定得安然（全下）（趙白）哈哈 沒想到今天發這們注財 您知道他們是怎麼回事 我在後台呢 就聽見說啦（下）

第五場

（丑扮仙姑上念）道姑道姑 手辣心毒 情人不少 沒個丈夫（坐白）明天已是大王的生日 這廟中還沒收拾乾淨 我有個貼身的女孩子 名叫慕貞 雖說是我的徒弟 可是還沒落髮 倒也老實可靠 我不免叫出他來 讓他幫着我 督催着大家收拾收拾 慕貞女兒那裏（幕內白）來了（上唱）忽聽得女仙人連番呼喚 免不得上前去細問根源（見介白）師傅喚我出來 有什麼事情呵（丑）你這女孩子 也不想 今天是什麼日子 老在裏頭幹什麼 快替我催着他們打掃打掃罷（旦應介打掃介）師傅爲什麼那個童女到如今還不送來呢（丑）我聽見他們說 如果選不出童女來 就要把你作爲祭品（旦）

啊呀 我是怕死的 師傅救我 (跪介) (丑) 你不用怕起來罷 我跟你說的是一句玩話

(旦) 多謝師傅 (起介) 師傅 爲什麼那個大王 不吃童男 單單的愛吃童女 (丑) 好糊塗的丫頭 虧你在這兒耽了好幾個月 還不知道這裏頭的事 (旦) 我實在不明白 好師傅 您告訴我罷 (丑) 童女身上 多少總有些簪環首飾 童男是任嗎沒有 這會兒你該明白了罷 (旦) 我越發的糊塗了 (丑) 我老實對你說罷 把童女作爲祭品 本是我的主意 爲的是好騙取他身上的簪環首飾 所以託名大王 只吃童女 不要童男 (旦) 點首 (介) 師傅 童女上祭的時節 我從來也沒有見過 是不是像三牲一樣細綁着麼 (丑) 不用細綁 那是我親自送去的 (旦) 既然不用細綁 他怎麼會送到蛇口裏去呢 (丑) 那可不能告訴你 這裏頭另外有個好法子 (旦) 師傅 我是您的徒弟 何必瞞我 (丑) 起四望介) (旦) 沒有人 您儘管告訴我 (丑) 您可不能告訴別人 (旦) 應介) (丑) 低語) 不是蛇出來吃人 是我把人推到他洞裏去的 (旦) 這不是害了人家的性命麼 (丑) 傻丫頭 不害死人家的性命 自己怎麼能夠發財呢 其實我的心 還算慈悲 自從立了這所廟宇 一年一個 到現在不過害了九條命 要是我說大王每年要吃十個童女 他們也不能不依 (旦) 像師傅這樣人 果然是慈悲不過的 (丑) 阿彌陀佛 (旦) 我可還有

舊 劇 脚 本

十二

一點不明白 那位大王 只吃了一箇童女 就一年不出來傷人 這也不是一件奇事麼 (丑) 哼 虧你說出這樣話來 你也不瞧瞧廟後面的幾隻缸裏 我預備的是什麼 (旦想介) 哦哦哦 我明白了 想必是師傅常把些米麪去餵他 (丑) 這纔是聰明的孩子 總而言之 那條蛇靠着我們養活 我們也靠着牠養活 世界上本來沒有吃人的妖怪 好在人家相信 我們樂得借這個名目 多騙幾個錢就是啦 別靜在這兒聊啦 快些看着他們收拾收拾去罷 (旦白) 遵命 (唱) 可恨師傅心太狠 爲了錢財便害人 (丑白) 今兒沒有什麼事啦 訛縣太爺的法兒 這工夫也想得啦 到後頭睡一會覺 歇息歇息 明兒開廟 也好打起精神 學學紅燈罩曠世 (下)

第六場

(張柳兒持錢上) 大主要吃活人肉 地方先鬧九五扣 (白) 昨天已經買定李誕李老頭兒的女兒 前去上祭 今天已是大王生日 我這裏領了官價五十串 去領他的姑娘 發下來是滿錢 到我手裏給來了個九五扣 列位也別笑話 您瞧借洋債的老爺們 誰不是先鬧一份呀 閒話少說 領人要緊 (繞場介白) 行行去去 去去行行 (看介白) 到啦 李爺在家麼 (末扮李誕上白) 門環敲得連聲緊 定是官府來領人 這便怎麼好 媽媽女兒

快來（老旦旦上）（旦白）爹爹什麼事呵（末白）外邊打門甚緊 想是官人來接女兒的
 （張敲門介）（老旦白）噯呀 我們還是想個主意才好（旦白）不必驚慌 女兒此去
 決不要緊 我來給他開門（末白）慢着慢着 還要斟酌斟酌（旦白）到了這個時候 還
 有什麼斟酌呀（末老旦全白）一定不要緊（旦白）您沒聽見算命先生說 無論什麼大難
 都能逢凶化吉嗎（張加白）怎麼這麼慢（老旦白）那趙先生算卦 向來是靈的 他既
 說無妨 想來是不要緊（末白）不要緊 那麼給他開門（開門見介）（張白）李爺李奶
 奶（末白）原來是張頭兒 請請請坐坐坐（張白）不坐啦 這是身價錢五十串 縣太爺命
 我送來 快叫姑娘跟我走罷（末白）啊呀 頭兒吓 我夫婦二人 偌大年紀 只有這個
 小女 求你上覆太爺 免了罷（老旦白）求你行個方便罷 我們是感恩非淺（張白）簡
 直的是費話麼 太爺都稟過啦 錢也拿來啦 還有什麼法子 要是你們不願意的話 你
 就陪我見官去（旦白）頭兒休得動怒 我同你前去就是啦（張白）倒是姑娘來的爽快（
 旦白）頭兒等一等 我到後面收拾收拾（張白）不要偷跑呵（旦白）要跑早跑啦 還等
 到這會兒嗎（張白）對呀（旦出門介白）後面有七首一把 我要帶了他去（下）（張白）
 快死的人還收拾什麼 李老頭 官價可向例都是九五錢 你索性來數一數（李白）數不

數沒有什麼要緊(旦上白)我把這匕首藏在懷內 我倒要看看這個金龍大王 是怎麼回事(進門介白)頭兒我們這就走麼(張白)自然是就走 就誤了時辰還成麼(旦白)儘二老暫在家中等候 女兒一會就回來(張白)對啦 一會兒就回來啦(末白)哦女兒就走了麼(旦白)爹媽呀(唱)老天爺一定要保兒性命 那時節回家轉再奉晨昏(出門介)
 (老旦末送張攔介) (旦想介白)此去落一個什麼結果 尙不能知道(回頭看介) (旦回轉介) (張攔介) (旦白)難道我們父女連句話都不能說了嗎(對父白)女兒去後可接我姐姐家來 與你二老解悶(末白)但願你即刻回來(張白)走罷 別囉囉啦(旦很介白)噯 一定要去看他個水落石出 能給地方除一大害 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場(旦下張下) (末白)女兒竟自去了 真不知生死如何(老旦白)既是趙先生說過 決不要緊 想來不會錯的 我二老暗地前去探望就是(末白)咳 也祇得如此(全下)

第七場

(四衙役領丑扮知縣上引)捐個知縣來做 字兒認得幾個 只要賺的錢多 那管傍人罵我(白)下官姓胡名圖 現任將樂縣知縣 自從到這任所 看着百姓老實 我就拿出錢地皮的手段 大刮而特刮 故此做了一年多的工夫 不但把捐官的本兒撈回 還是賺了

不少 這且不言 本縣有一座大王廟 裏頭的金龍大王靈驗的很 我也常去上香 求他保護 他每年總得吃一名童女 這童女便由本地方備款買來 所以本縣也可以藉此在地方上多斂幾文 這叫作大王吃肉 我們喝湯 想來大王也必不至見怪 今日又是大王的祭期 必須前去上祭 衆衙役 (衆應介) (官白) 打道大王廟 (下)

第八場

(四道婆引丑扮仙姑上引) 八月初一廟門開 大家小戶送錢來 (燒香行禮介白) 今日大王生日 時候已經不早啦 燒香的眼看就來 你們留神伺候着點 (衆鄉民各持祭物米麪酒肉之類上) (合白) 仙姑 (丑白) 衆位都是進香來的 (衆白) 正是 這是我們的供獻 請仙姑收過 (交介) (衆行禮介) (丑白) 衆位這樣誠心 大王一定保佑你們 求財得財 求子得子 (私語介) 但願他們多養幾個女孩子 (衆衙役鳴鑼引知縣上) (衆鄉民白) 縣太爺來啦 我們走罷 (衆下) (知縣白) 只因有點虧心事 故爾前來拜大王 (下轎介) (丑白) 迎接太爺 (知縣白) 豈敢豈敢 下官是何等樣人 敢勞仙姑迎接 (進廟行禮介) (丑白) 太爺請坐 (知縣白) 大王的神位在上 下官如何敢坐 (丑白) 太爺只管請坐 待會兒我還有話回稟太爺 (知縣白) 如此下官坐下了 (張上白) 回太爺的話 重

女領到 現在廟外(知縣白)叫他進來(張白)噓(出望介白)寄娥快來呀(旦白)來了(唱)辭別了二爹娘急忙前進 一霎時來到了大王廟門 我祇得進廟去留神觀定 看他們要把我怎樣施行(張全進門介)(張白)這是仙姑(旦白)參見仙姑(張白)這是縣太爺(旦白)太爺萬福(張白)仙姑 看今年買的童女 比每年怎麼樣(丑白)很好很好(知縣白)好的很(丑白)叫慕貞(道婆白)慕貞姑娘(慕貞上白)仙姑喚一聲 膽戰又心驚(見介白)師傅什麼事(丑白)你把他領到後面修飾修飾去罷 就是這個樣子成麼 大王怪罪下來 誰擔得起呀(慕白)隨我來(丑白)好好的修飾修飾(旦看介出門介)(白)看道婆這樣氣焰 恨不得一刀將他殺死 這樣糊塗知縣 不知與民除害 還在這兒裝模作樣 那配爲民父母 看起來使我好恨也(唱)一般的狗縣官貪贓成性 藉一事他便要殘害良民(下)(知縣對張白)你在外面侍候去罷(張應下)(知縣白)仙姑才說還有什麼話吩咐(丑白)可不是有句要緊的話麼 祇是在太爺跟前不敢說 可是因爲大王的勅命 又不敢不說(知縣白)請講請講(丑白)昨天晚上 大王給我托了一夢 他說這幾年的祭品 都是窮人家的孩子 肉也不細 血也不鮮 味兒也不好 說是太爺有一位千金 最好把他作爲祭品 保管升官發財(知縣白)啊呀 這個小女是

小姨奶奶生的 恐怕他不肯 仙姑有什麼別的好法子搭救搭救才是 下官這裏有禮啦 (請安介) (丑白) 這可怎麼好呢 (知縣白) 務必請仙姑搭救 (仝想介) (丑白) 我想了一個法子 不曉的使得使不得 (知縣白) 只要救得小女 下官無不照辦 (丑白) 我想把小姐衣服首飾拿來 給才送來的童女穿戴上 就裝爲小姐 或者混得過去 不知太爺肯不肯 (知縣白) 容下官想一想 (丑白) 請便 (知縣背白) 聽仙姑這樣說來 連首飾帶衣服 就是好幾百銀子呀 這不是白扔麼 不如把小女給他 倒省下這些東西 想我在省城候補 吃苦的時候 把所有的東西 當賣一空 彼時就想把我女兒賣了度日 後來因爲得了個差使 也就沒賣 我現時獻與大王 就當原先賣了一般 又有什麼不可 再說因此大王還可保佑着我發點財 我就是這個主意 (又想介) 呵不好不好 獻出女兒來 倒不打緊 姨太太是不答應的 這也交代不了呵 這使怎麼好 (又想介白) 唉 (很介白) 還是將首飾衣服獻出來罷 雖說糟蹋幾個錢 以後使上點兒勁 也還刮的回來 (回頭白) 就從仙姑之命就是 (丑白) 這不過是個兩全之計 還不知大王見怪不見怪呢 倘怪罪下來 我替太爺承當就是啦 (知縣白) 有勞仙姑 (知縣對衙役白) 呀衙役 你們趕緊到衙門裏頭 把小姐的首飾衣服取來 倘若姨太太問你們 你就說老爺回去再說 (役應)

下) (知縣白) 仙姑 下官的小女 這就保的住了罷 (丑白) 管保平安無事 (役持首飾等上白) 首飾衣服在此 (知縣白) 交與仙姑 (丑白) 拿去給童女穿戴上 (道婆持下又上) (知縣白) 下官告辭回衙 還要辦理公事 (丑白) 送太爺 (知縣白) 不敢勞動 (背白) (照這樣 恐怕我每年進款 都得賠上 怎麼好 回衙 (上轎下) (丑白) 這下子我可撈着啦 我且到後面 看看那個小姑娘去罷 (下)

第九場

(旦上唱) 看道姑他爲人異常凶狠 只恐怕這件事難以趁心 (坐白) 咳我來的時候 打定主意 趁蛇吃我的時候將蛇殺死 好爲地方除害 不想進得廟來 留神細看 那個道姑 異常凶惡 幾個道婆 也都不像好人 想都是幫着道姑 爲非作歹的 而且各處門戶關閉的都很嚴密 恐怕這件事 是不容易下手 難道我真這樣被他們害了不成 (想介) (有啦 我看那慕貞姑娘 倒還誠實 回頭他來嘍 我套一套他 或者有個機會 也未可知 (慕上唱) 我看這小姑娘溫存成性 一霎時遭毒手怎不痛心 (白) 咳 我看才送來的這位姑娘 長的又好 心性又好 要是饒嘍那條長蟲 豈不可惜 只是我也沒有法子救他 咳 趁此時沒有人 我跟他說會話兒去也不錯 (進門介) (旦白) 姑娘請坐

(幕白) 姑娘坐着(同坐) (旦白) 啊 姑娘一天忙得很哪 (幕白) 也沒有什麼忙 (旦白) 天天都是做些什麼事兒 (幕白) 也就是服侍服侍我師傅 收拾收拾屋子就是啦 (旦白) 不燒香念經麼 (幕白) 不會念經 (旦白) 你師傅沒教給你麼 (幕白) 我師傅也不會 (旦白) 哦 你師傅也不會 (旦白) 那麼你師傅天天都是做些什麼 (幕白) 天天除喫餒那大王 也就出廟 各處閒坐着去啦 (旦白) 那大王是怎麼個餒法呢 (幕想介白) 不必說他 (出神介) (自以爲失言介) (白) 姑娘 家中還有什麼人哪 (旦出神介白) 只有父母二人 (幕白) 也沒個兄弟麼 (旦白) 沒有 (幕白) 那麼將來老爺子老太太倚靠何人呢 (旦出神介白) 聽見說這裏大王靈驗得很 吃我之後 一定要保佑我父母福壽康寧 就是沒人服侍 也是不要緊的 (幕白) 那大王保佑啊 也就是那麼回事 (旦白) 聽說大王靈驗得很 怎麼不能保佑 (幕暗笑介白) 看他這麼聰明伶俐 敢情這麼糊塗 (旦出神介) (幕白) 啊姑娘 我看看你明白的 怎麼說這些糊塗話呀 (旦白) 怎麼糊塗 (幕白) 那有甚麼靈驗哪 (旦白) 外面人都說靈驗得很 怎麼姑娘倒不信哪 (幕出神不語介) (旦白) 倒是怎麼回事呵 (幕白) 我不說啦 (旦白) 怎麼 (幕白) 我怕師傅打我 (旦白) 你對我說 你師傅怎麼知道 (幕白) 你要傳說出去 叫我師傅知道嘍 他可不答應我

(旦白) 我是快死的人啦 我往那裏傳說去呀 姑娘只管說說 不要緊 (慕出神外看介白) 我實對你說罷 那有什麼大王 不過是一條長蟲 我師傅天天饑他 年年送來的童女 我師傅也就把他害嘍 圖他點釵環首飾 那有什麼大王啊 (旦作明白狀白) 原來你師傅是圖財害命啊 (慕白) 可不是麼 (旦白) 那麼姑娘得想法子搭救我才好 (慕白) 我可沒法子救你 (旦白) 那們這大王的洞 在什麼地方啊 你可領我去看一看 (慕白) 洞口的門 鎖得嚴緊得很 鑰匙都是我師傅帶着 那裏進得去呀 (旦出神介白) 啊姑娘不 但應該救我 連自己都應該逃命 (慕白) 我幹麼逃命啊 (旦白) 姑娘請想 你師傅幹的這傷天害理的事情 已經害了多少人啦 倘被外邊知道 人家要告到當官 豈不把你們都給擊去 說你們是通同謀財害命 那時候你還活的了麼 (慕白) 外邊那就知道啦 (旦白) 就是外邊不知道 你想你一個姑娘家 將來長大成人 好好的嫁個女婿 成家立業 那才是我們作女孩兒的本等啊 難道姑娘就這們耽誤一輩子不成麼 那有不透風的籬笆呀 倘被擊去的時候 你後悔可也就晚啦 (慕白) 噯呀 聽姑娘這一說 說的我沒了主意啦 這怎麼好哇 (旦白) 你要依着我 我就可以救你 (慕白) 姑娘有什麼主意 我沒不聽的 (旦白) 你趕等到你師傅 將我帶到洞中 開了洞門的時候 你就在這裏放起

火來 我就有法子救你 (慕白) 你真救的了我呀 (旦白) 那是自然 只是你可務必將火
 放起 這可關乎你我二人的性命啊 (慕白) 一定 (丑上嗽介) (慕白) 我師傅來啦 (旦
 白) 我先躲在裏面 剛纔對你說的話 你可別忘唆哇 (慕白) 祇管放心 忘不了 (旦下
) (丑進門介) (慕白) 師傅來啦 (丑白) 你在這幹什麼呢 (慕白) 我看着那個童女呀
 (丑坐) 那個姑娘呢 (慕白) 在裏間哪 今年這個童女 穿的戴的可真好 (丑白) 咳
 傻丫頭 這也不是師傅 好容易想的法子 你先去同他坐着去罷 (慕下) (丑白) 幾位
 媽媽在那兒哪 (四道婆上白) 參見仙姑 (丑白) 罷啦罷啦 (衆白) 這不是熟事麼 不過
 今年仙姑又發咧點橫財 得多賞我們點兒啦 (丑白) 那是自然 還用提麼 (衆白) 仙
 姑待人向來是厚道的 (丑白) 也快到時候啦 給你們鑰匙 你們兩個人先把洞門開開去
 (二二下) (丑白) 我們去看看這個姑娘去 (同下)

第十場

(二二道婆上) 領了仙姑命 去開洞府門 (二白) 你我趕緊前去開開洞門 (二白) 走罷
 (下)

第十一場

舊劇脚本

(旦內唱倒板) 心中事兒安排定(二道婆仙姑引旦上唱) 我祇得上前去細看分明 只恐怕小慕貞懦弱成性 所定的機密事未必能成 一路間我心中自思自忖 一霎時不覺得來到洞門(二道婆上白) 迎接仙姑(丑白) 罷啦 進去罷(坐介白) 把他的衣服給我脫下來(慕上白) 師傅不好啦(丑白) 怎麼啦 這們大驚小怪的(慕白) 着了火啦(丑白) 那兒啦(慕白) 師傅屋嚶(丑白) 走 快去瞧瞧(衆全下)(旦招回慕介白) 你還跟他們回去麼(慕白) 我們兩個趁這時候逃跑了罷(旦白) 別忙 咱們要就這們跑嚶 回頭你師傅告到當官 說我們兩個人私自逃跑 大王怪罪 這縣官糊塗得很 那時候是一定把咱們兩人還拿回來 那就不但我沒有命 連你也活不成了(慕白) 這怎麼好呢(旦白) 咱們先把這個長蟲給殺嚶 讓他後來沒話說 不但可保我二人的性命 還是給地方除一大害(慕白) 我可不敢(旦白) 我來殺呀(慕白) 沒有刀哇(旦白) 有 這不是麼(慕出神介)(旦白) 長蟲就在這洞口裏頭麼 這怎麼引導出他來呢(慕白) 這是天天饑長蟲的餓餓(旦白) 你拿餓餓來引 我在這等着他(引介)(旦白) 惡獸啊(唱) 想定丁巧機謀膽氣一振 要與那毒蛇鬪見個輸贏 將米麪撒洞口把他來引(殺介白) 好了(唱) 劍過處血濺衣斬斷禍根(白) 惡蛇已斬 我們別耽擱啦 我們趕緊跑罷(出門介)

(幕白) 這大門鎖得嚴緊 怎麼好哇 (旦白) 你幫着我上去 我再拉上你去 就出去啦
 (上介) (出介) (幕白) 咱們往那兒去哪 (旦白) 看那妖婦十分的凶狠 殺了長蟲
 還不算完 我們到縣裏告他去 (幕白) 走 今朝方解恨 (旦白) 剪草要除根 (全下)

第十一場

(丑四道婆上救火介) (丑白) 還好 祇燒了一間 咱們只顧救火 那姑娘那兒去啦 (四白) 對啦 快找去罷 (全下)

第十二場

(末老旦全上) (末唱) 歎嬌兒到廟中作為供品 (老旦唱) 但不知此一去可得還生 (末唱) 趙先生他說是定有救應 (老旦唱) 却教我年邁人怎能放心 (末白) 女兒此去 不知道果真回得來回不來呢 (老旦白) 那趙先生說不妨事 想來必不要緊 (末白) 那算卦的嘴有什麼憑據 天色已晚 還不見回來 祇怕他的性命難保 你我二人到前邊探聽探聽 倘不回來 即便招魂 你道如何 (老旦哭介白) 也祇得如此 (末白) 走哇 (出門介) (末唱) 疏林上掛斜暉黃昏晚景 (老旦唱) 手提了白紙錢前去招魂 (末唱) 猛聽得禽鳥啼 心神不定 (老旦唱) 不見我嬌兒面兩淚淋淋 (末白) 天到這般時候 不見踪影 一定是

不濟事了 你我將這紙錢焚化了罷 (同哭介白) 嬌兒 兒呀 你縱然已死 靈魂去也不遠 快些隨我二老回家去罷 (哭介) (旦慕貞上) (旦唱) 忽聽得空谷中悲聲隱隱 (看介) 唱) 却原來我父母在此招魂 (白) 爹爹母親 (末白) 唉呀 我兒顯魂來了 (老旦白) 兒吓 爲娘年邁 你不要驚嚇於我 (旦白) 爹娘不必害怕 女兒並未會死 (末白) 你真是我兒回來了 (看介白) 媽媽來吓 吾兒當真未死 (老旦白) 真是吾兒 謝天謝地 (末看介) 呀女兒這位是 (旦白) 這位姑娘名叫慕貞 是全女兒一塊兒回來的 (末白) 怎麼大王會沒吃你呀 (旦白) 我們二人已將那條長蟲殺死 所以逃回來了 (末白) 哦將大王殺了嗎 (旦白) 殺啦 (末白) 你二人這麼小小年紀 怎麼會殺得了那大王啊 (旦白) 此時沒有工夫細講 我們趕緊到縣衙門去告他要緊 (末白) 告那一個 (旦白) 告那個道婆子 (末白) 却是爲何 (旦白) 這幾年的童女 並沒有供獻大王 都是那道婆子害的 所以女兒要告他去 (末白) 我兒既逃回活命 就不必多事了 (旦白) 倘不滅却此人 以後恐怕仍爲地方之害 (末老旦全白) 我們這老實人家 闖不了他們 不必去了 (旦出神介白) 女兒不去告他 他也未必與女兒干休 你二老不必攔阻 我們去告他了 (末白) 你一定要去 我二老也要同你前去 (旦白) 走哇 (唱) 可恨那惡道婆傷害多命 到今日必須

要剪草除根（繞場介白）到啦 待我擊鼓（末白）我是怕見官的（旦白）您先在外邊等一等 女兒是不怕的（末白）女兒也要小心 縣官可得罪不得的（旦白）不要緊 爹爹放心 在那邊候候去罷（末老旦全下）（旦擊鼓介）（四衙役引縣官上白）看什麼人擊鼓（一役看介白）好像供獻大王的那個童女（丑白）不好了今年大王要吃我的小女兒 我沒捨得 就將我女兒的釵環衣服 給他穿戴上 作為我的女兒 這總算是他替我女兒死的 他這一定是來顯魂 找我來討命罷（役白）是人不是鬼（丑白）你怎麼知道（役白）並不是童女一人 兩個人一同來的（丑白）那麼叫他們進來（役白）傳你們（全進介）（旦白）給太爺叩頭（丑害怕留神介白）可不是他麼 你就是今天供獻大王的童女麼（旦白）是（丑白）起來起來（旦起介）（丑白）你沒死麼（旦白）沒有死（丑白）你沒死 還有什麼冤枉啊（旦白）要請太爺治那道婆子之罪（丑白）那道婆子有什麼罪過呀（旦白）太爺容稟（唱）尊一聲縣太爺細聽奴稟 世界上那有那大王神靈 不過是那道婆圖財害命 這些年屈死了多少良民 小女子運七首長蛇隕命 還須要求官長捉拿妖人（丑白）你將大王害死 罪過不小哇（旦白）不過一條長蟲 那有什麼大王（丑白）胡說 那大王靈驗得很哪（旦背白）這樣的糊塗 那配為民父母 請問太爺 他既

有靈驗 爲什麼被我給殺嘍哪 (丑白) 也有理呀 既有靈應 爲什麼被他殺死哪 這道
婆圖財害命 你怎麼會知道呢 (旦白) 都是這位姑娘對我講的 (丑白) 他是誰呀 (旦白
) 他是那道婆的徒弟 (丑白) 果真是怎麼回事 你對我說說 (幕白) 屢年進來童女 都
是我師傅害死 將那釵環衣服留下 這幾年因爲童女穿戴不好 所以昨天想了一個法兒
說大王要吃太爺的小姐 那是要吃小姐 不過要詐騙小姐的釵環衣服就是啦 要不怎
麼有了釵環 就不吃小姐嘍呢 這還不好明白麼 (丑白) 是啊 (氣介白) 這東西可惡
訛到老爺的頭上來啦 衙役 (衆應介) (縣白) 拿我的籤票 將一廟的道婆 都給我捆
來 連那長蟲腦袋也帶來 (衆應介下) (縣白) 你爲什麼早些兒不說哪 (幕白) 早些不
敢 (衙役上白) 回太爺的話 道婆蛇頭俱已帶到 衆百姓聞聽此事 都跟來聽審啦 (知
縣白) 將道婆蛇頭帶上 衆百姓准其聽審 不許囉噪 (衙役應介) (衆鄉民分上介) (衆
衙役帶道婆蛇頭上) (婆怕介白) 給太爺叩頭 (縣白) 果真殺了 拿下去 好一大膽
的道婆 妖言惑衆 爲非作歹 這些年的工夫 你害了多少人命 (婆白) 那是大王吃的
並非我害的呀 (丑白) 這妖婦萬惡滔天 犯到本縣這裏 還敢不招 今天早晨 硬說
大王要吃本縣的女兒 若不是本縣慷慨 將衣服釵環給你 這個時候我的女兒也早沒了

命啦。你傷害別人。我還不惱。你簡直的找到本縣頭上來啦。來呀。拿下去打。(丑白)

不用打我招嘍罷。(縣白)說。(丑白)當年出了這條長蟲。我隨便造了個謠言。說是金龍大王下界。大家就信啦。蓋起這所大王廟來。(衆白)敢情是這們回事啊。(丑白)香火雖盛。還是錢不夠花。我又說大王每年要吃一個童女。一則可以得點童女的釵環首飾。(衆白)這等可惡。(婆白)二則可以藉此長長大王的聲勢。香火更可以盛一點。又因這幾年童女穿的不好。想着太爺應該捐出點兒來。並沒敢害太爺的小姐呀。太爺您開恩罷。(二三鄉民白)原來我女兒是你這東西害的呀。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咬介打介)。(知縣使役攔介白)怎麼回事呵。(二三白)我的女兒已被他害啦。(縣白)你們不要擾亂公堂。我自然要治他的罪的。(旦白)衆位且請息怒。看縣太爺把他怎樣發落。(衆白)就是。(縣白)你這妖婦。這些年的工夫。害了許多人命。來呀。把他收監。都覆到來凌遲處死。(丑白)屢呀。(縣白)這四個人幫凶。也拿去收監。將來一併梟首示衆。押下去。(丑白)沒想到我這條命。害到你這麼個小姑娘手裏。(旦白)這也是你惡貫滿盈。休得怨我。(衆欲打介)。(役攔介)。(二鄉民白)你這可惡的東西。還我女兒來。(丑白)我給你去找他去。(押下)。(衆白)道婆子是死定啦。這所大王廟怎麼辦哪。(縣白)自然是充公的呀。(衆白)

(不應該充公(縣白)我也知道 是送給本縣一個人的好 不過有點不大好看哪(一白)
 (最好把他送給這位姑娘 報酬他與地方除害之德(衆白)這個主意最好(旦白)那却
 不敢 我看這位姑娘 無依無靠 依我看來不如把這廟產歸他 倒也公允(慕白)我
 姑娘搭救活命 已經感恩不盡 那裏還敢受這些東西(旦白)若不是姑娘幫助 我也不
 得活命 不必謙讓(慕白)萬萬不敢(旦白)那麼姑娘怎樣度日呢(慕歎哭介)(旦白
 (要不然你就上我們家去好啦(慕白)我二人非親非故怎麼好打攪(旦白)你認我爹娘
 作為義父義母 你我同住 豈不甚好(衆白)好極啦 不知他二位老人家現在何處(旦
 白)就在外邊(一鄉民白)那麼我去請去(引末老旦上)(末白)我兒怎麼樣了(旦白
 (好啦 已經把那道婆定罪啦(一白)把他凌遲處死 就是千刀萬剮(末老旦白)好好
 將我二人叫來何事啊(旦白)要讓這位姑娘 拜在爹娘的名下 就在我們家居住(末
 老旦白)這可擔不起 再說我們家 拿什麼養活姑娘啊(旦愧介)(衆白)不要緊 盡
 份的廟產 送給你家姑娘 那還不够吃的麼(縣白)好好 不要儘說啦 廟產一定歸齊
 娥承受 慕貞拜在李誕名下為女 由李家撫養 就當着本縣一拜(拜介)(縣白)你們的
 請衆位紳士 看着辦去罷 我要退堂啦 退堂(復回介白)姑娘穿戴的這數環衣服 還

是我女兒的哪 (旦白) 回家脫下送來 (縣白) 好好 回頭可送來呀 (下) (衆白) 姑娘
 這樣小小年紀 怎麼就敢將大王殺死 我們真真佩服 (旦白) 衆位 要知世界上 萬沒
 有什麼大王 不過是道婆造的謠言 (衆白) 道婆真真可惡 (旦白) 也別光怨道婆 他不
 過圖些錢財 所以造出這種謠言 我們大家就不該信他 (末白) 天色不早 我們回家去
 罷 (旦白) 正是 勸人且莫聽謠言 那有神龍到下凡 (衆白) 我等糊塗應愧死 萬般須
 要問根源 (全下) (完)

下期脚本

東施效顰

折柳陽關

新村正 (續)

刺虎

(參看本期小說費宮人傳)

且上唱〔端正好〕韞五六君五仇五含工國工恨上一四切五切
 乙的五韞尺君上乙仇五侃工侃尺上的工含六凡國工恨上乙
 四誓尺四捐工軀工要尺把五六五乙仇五讐五手六五刃工
 尺工因五此六工上五苟六且六五偷乙生乙一六五息六凡工六
 存五這五就六工裏尺上誰工知工憫合四

(白) 奴家費氏 小字貞娥 自幼選入宮闈 以充嬪御 蒙國母娘娘 命我伏侍公

主 不想流賊篡奪我國 逼死君父 一家骨肉 死於非命 可嘆那些臣子 沒有一
 個為國家報仇雪恨的 難道如此奇冤極恨 就罷了不成 我想忠義之事 男婦皆可
 做得 為此取了一把匕首 暗藏身畔 假粧公主模樣 指望得近闖賊 殺此巨寇
 不想賜與他兄弟一隻虎為配 罷 且待他來時 我自有道理 (唱)

舊劇脚本

〔滾繡球〕俺五切六五著上乙齒五六點王六絳五六凡工六唇五五

搵五著六凡淚工尺施工六凡脂工尺粉上乙四故五六意工

兒尺工六花五簇六簇六凡工巧四梳尺著上尺雲工六凡工尺髻上

乙四錦六五層乙尺上乙層五穿五著六凡這工衫六五工尺工裙尺

懷尺兒上乙裏四冷尺上尺廳工六凡廳工匕六首工六寒五上五六

光王五六凡王噴尺上乙四上尺俺工佯尺工六凡嬌工假尺上尺媚工六

王五六凡工六粧五上五六痴工尺上尺蠶上乙四巧六語六五花乙尺上尺

言五諂六五佞六凡工六人五織工織工玉工手尺工腕六仇五

上五六人工尺上尺目上乙四細五上細五六銀工六凡牙工啖尺

賊上尺子上四上心尺要工與尺那工漆四尺膚工豫尺

讓尺五乙爭五乙聲五六五譽工尺工斷工臂五六要工六凡離

王尺。逞上尺。智上乙四。上能尺。拚尺。得上乙個四。身尺。爲尺。齋工尺粉上乙四。拚尺。得上乙個五。骨五。化尺。五乙飛五乙五。塵六。誓工。把尺。那工。九尺。重工。帝六。凡主工。六沉五。上五六。冤工。尺上尺洩上乙四。四尺。海四尺。蒼工。六凡生工。怨尺。氣上乙四。上伸尺。方上。顯尺。得上大尺。明上乙朝四。有六個五。女六五。忠乙尺五六。臣五。

(白) 聽鼓樂之聲 想是此賊來也 我且假粧歡笑 對他則個 (淨上白) 展地開疆

膽氣豪 從龍附鳳佐皇朝 龍潛且作趙匡義 有日天心屬我曹 方纔衆將道俺今

夜與公主成親 與俺慶賀 俺那有心情 和他們飲酒 被他們你一盃 我一盃 吃

得大醉 方纔放我回營 好不知趣也 (衆) 二大王回營 (侍) 公主娘娘有請 (旦)

將軍 (淨) 公主 (旦) 將軍請 (淨) 公主請公主拜揖 (旦) 將軍萬福 (淨) 這一齣

舊劇脚本

四

就酥了俺半邊 (旦) 將軍乃蓋世英雄 皇朝樑棟 (淨) 豈敢 拙夫不才 何敢當公

主稱羨 (旦) 奴家乃亡國之女 不堪侍寢宮幃 (淨) 公主乃金枝玉葉 鳳女天孫

萬望無嫌愚夫鹵莽 就是萬分之幸了 今後內宮之事 悉聽公主掌握 凡有吩咐

小將一一從命 (旦) 夫婦乃天倫之首 當行花燭之禮 合盞之儀 方成大禮 (淨)

公主言之有理 侍女們設宴過來 待俺與公主交拜 (侍) 是 (淨) 銀台上輝煌也

(旦唱)

〔叨叨令〕銀五台乙上五煌五煌上的上尺鳳五上五六燭工六燉五

金五貌五內六凡裊工尺上裊工的工六香五上五六烟工尺上尺噴上

乙四。
(淨) 俺與你一夜
夫妻百夜恩 (旦) 恁五道乙是五一五。夜尺夫上。妻上五六五。

夜六。凡工六恩五。試五。問六。凡恁工三工。生工石尺。上工。可工有

六良五上五六緣工尺上尺分上。乙四。
(淨) 公主早
些睡罷 (旦)

他五。只乙待五。流五。酥上五。帳五。六暖工。六洞尺。五。房乙。尺。上乙。
 春五。高五。堂五。六月工。滿尺工。六巫五。上五。六山工。尺上。尺近上。一四。
 恁五。便乙。逗尺。上上。五了六藍五。上尺橋上。乙五幾六。凡工六層五。
 還五。只六。凡怕工。飄工。飄工。渺尺。上渺工的六波五。上五。六濤工。尺。
 上四。滾合。凡合四。
(淨) 樂殺 恁五。道乙。是五。樂尺。煞上。乙人五。
(旦) 俺也 又五。道六。凡是工。喜尺。工煞六。凡。
(淨) 喜殺 人。工。尺也。上。麼尺哥。上尺上乙四。

(淨) 侍女們 看酒過來 待俺回敬。公主一杯 (旦) 且慢 將軍所賜 奴家自當遵

命 欲請將軍陪奴一大杯 (淨) 公主要俺奉陪 當得 侍女們 看大杯來 (侍) 是

(淨) 公主請 (旦) 將軍請 (淨吐介) (旦) 呀 (唱)

赤尺緊四。的尺這尺蠢尺。工不六凡喇工。六沙五。咤六五喇六。凡工也

尺。學工。些工六手五。上五。六和工。尺上。尺韻上。乙四。

(白)將軍將軍(淨)公主 俺醉得緊了 早些睡罷(旦)侍女們皆辛苦了 可將

書筵分散與他們去罷(淨)也要留幾個房中服侍(旦)房中奴家自能奉侍巾櫛 可

教他們去罷(侍)多謝公主娘娘(旦)罷了(淨)掌燈(侍)呀(淨)迴避(侍)

呀(旦)將軍今乃喜日 爲何還披此鎧甲(淨)一向在皇兄帳中護衛 防備奸細

日夜不能卸甲(旦)如今天下已定 還慮什麼奸細 今日乃將軍百年喜日 豈可穿

此不祥之服(淨)如此待俺喚侍女們來(旦)且慢 不消喚得 待奴家親自與將軍

卸甲 纔是婦道(淨)只是勞動不當(旦)好說(唱)

〔脫布衫〕除五下乙了五鐵五兜上整上尺鳳尺(翅尺五乙隣五)峭

六(卸五)下六凡了工寶尺龍六泉尺偷工看工(利工)刃

上乙四(鬆五解乙了五獅上蠻上帶尺玉尺扣尺)五乙雙五

一 覷尺著六。他五。眯六。睽五。醉尺。眼乙。五醒六。五還乙。昏五六。
休五。驚五。六頓工。尺。工。心尺。窩上。乙內四。寶六。五刀乙。……掄五。
〔快活〕三鋼上刀上上尺怨五。氣六。工六伸五。銀尺工台六凡
下工冤工家工殞上乙四。嘆六皇工天工不尺上祐工。不尺能
上把尺巨工寇工。刃上乙四。嚶六……便五。便五死六向五六
泉尺台工猶六兀工自六。含五。上五。六餘工尺上尺恨上乙四

〔侍〕房中爲何叫喊起來 我們去看 呀二大王爲何滿身鮮血 倒在地下 想是被

他刺死了 拏他去見大大王 〔旦〕哇 誰敢 〔侍〕公主娘娘饒命呀 〔旦〕我非公主

〔侍〕你是何人 〔旦〕我乃費氏宮人 殺此巨寇 替國家報仇 便將我碎尸萬段

亦不畏懼 〔侍〕大大王將你配了二大王 也不辱沒了你 虧你下得這般毒手 〔旦

〕咳 〔唱〕

〔朝天子〕恁四道上。謊四陽上台上。四雨上。四上工。雲尺工。一。 噯五
 呀五。莽六。五。巫上。乙山五。六。秦工。六。晋五。一。六五。一。 可尺上。知工。俺工
 女尺。上。專工。諸工。不工。解六江五。上五。六。皁工。尺工。韻尺工。尺。上。一。 俺
 四含。上。尺。羞上。酬四。上。四。合工。語合。四上。 拔六工。淚六。擊五。上。五。六。樽六。
 噯五。呀六。遇六。冤工。家工。六。難五。上五。六。含工。尺工。忍尺工。尺。上。一。上。 拚
 尺。得。上。乙。個四。一。柳合。工。合。四。樵上。花上。悴乙。一。四合。 可上。也。尺。珠
 工。六。殘工。尺。玉上。尺。上。殞五。六五。 早六。五。難上。乙。一。一。道五。一。貪工。戀工
 榮尺。華工。忘工。却六。終五。上五。六。天工。尺工。恨尺工。尺。上。一。上。任
 尺。一。他上。屠四。腸四。絕上。四上。工。吻尺工。一。一。六。任五。一。他六。揚工。灰
 六。碾工。六。五。塵六。五。一。今工。日。尺上。裏工。含工。六五。笑上。一。五六。歸上。泉
 尺上。工。一。一。娥(白)費貞娥呀費貞可惜你大才小用了。又五。一。六。何工。必工。六。多五。上五。六。唇工。尺工

舊劇脚本

吻尺)上

(白)你看那賊又活了(侍)在那裏(旦)噯呀罷(侍)噯看他自刎了且把尸首抬過一邊報與大大王知道(正是)三分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完)

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

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也宮妾如費魏宦

官如王承恩即丈夫君子何以過耶



新村正

天津南開學校新劇團編

劇中人按出場次序列左

李玉如 李壯圖之妹

劉婦

周 媪 周味農之妻

劉子

吳 瑛 周萬年之妻 吳紳之女

陳女

周味農

陳婦

周宅僕人

貧婆

李壯圖 周味農內姪

村民四

周萬年 周味農之子

黃君 李壯圖之友

馮 紳 行天

吳宅僕人

新劇脚本

新劇脚本

王 紳行二

縣委

趙 紳行八

鐵路警察

吳 紳行二

脚夫

魏經理

鑼夫二

村 農

旗夫二

貧 漢

傘夫

村 童

吹手四

時候 民國六年

地點 一 二 三 四 五 幕 縣城內 周家莊

第一幕

周宅廳房

秋季清晨

第二幕

關帝廟前

後一星期

第三幕

吳宅待客室

後一日

第四幕

周宅廳房

後二日

第五幕

車站

後二日

第一幕

佈景

周宅廳房中設炕床。床後橫案。案上置瓶鏡等物。橫案後即閃屏。上有務本堂匾額。屏後左端可通內室。廳右壁有門。通

書房。左壁之旁即通於外。左右壁前各置几一椅二閃屏。及兩壁均有字畫。

時候 秋季清晨

(周媪年逾五旬。携姪女李玉如及兒婦吳瑛自外入。玉與瑛均年近二十。品貌端莊。衣裙整潔。)

玉 姑媽您先坐在客廳裏休息一會吧。用不著往後邊去。我哥哥也就許回來了。

(媪坐於炕床下首)

媪 怎麼咱們在火車站上等了這麼多的時候。火車還沒有到呢。

瑛 火車到的時候。簡直是一點准也沒有。上回我爸爸打城裏回來的時候。車誤了有兩點多鐘。

玉 咱們在家等著多好。在車站上等著。知道火車甚麼時候來呀。(玉坐於右几裏首椅上。瑛坐

於左几裏首椅上)

媪 你看咱們總沒出門。莊稼已經長得這麼高啦。

瑛 今年雨水調和。所以莊稼都長得很好。(向玉說)妹妹。你看今天早晨外邊的空气多好。

新 劇 腳 本

四

玉 真不錯。

瑛 妹妹你還記得咱們在城裏頭女子師範上學的時候。早晨在花園散步。那空氣也是那麼好。今天早晨。真是讓我們回想當初當學生的時候。

玉 對啦。

媪 壯圖這個孩子。真是不想家。上上海上洋學去。一去三年。也沒回來一躺。

(周翁味農即周媪之夫年約六旬鬚髮半白由內室上)

翁 你們都回來了。壯圖怎麼沒來呀。你們沒接著嗎。(坐於炕床上首)

玉 火車今天又到晚啦。您今天起這麼早上那去呀。(起立)

翁 今天我有點事。得出去一躺。一會兒就回來。(起立前行數步回顧瑛)可是你們給他預備好了飯攔著。壯圖這兩天行路一定是很累。叫他早吃完了飯好歇著。

瑛 (起立)飯已經預備好啦。

翁 好。我一會兒就回來。

(翁下玉瑛均就座)

媪 大姑娘。你看你哥哥壯圖。一幌上上海去了三年。也畢了業啦。要說快可也是真快。

玉 時候本來是很快，一幌就過去了。

瑛 妹妹，你我也是跟人家一同離開的村子。人家到上海都畢了業啦。你呢在城裏頭女子師範上了二年，就不教上啦。咳。

(僕人持皮包自外上)

僕 李少爺到啦。

媪 把行李搬到書房裏去。回來李少爺就住在書房裏。(對玉說)你總叫回家等著。咱們要晚來一會兒。在車站上早就見著面啦。

玉 誰知道火車今天誤這麼一會兒。要是誤個三兩點鐘，您等的了嗎。您不累嗎。

(李壯圖爲周翁之內姪李玉如之胞兄年逾二十短鬚持手杖自外上)

李 姑母您好。(玉瑛起立李立於右几外椅前)

媪 好。你回來啦。

玉 哥哥您好呀。(行鞠躬禮)

李 我這二年倒很平安。妹妹你還好。(注視瑛)

玉 這是表嫂吳瑛。前些年您沒走的時候，不是常見面嗎。怎麼不認識啦。

新 劇 腳 本

六

李 您們的梳妝一變，我就不敢認啦。(李瑛相向一鞠躬)

媼 你們全坐下說話吧。(玉瑛就原坐李坐於右几外椅)你們兄妹從小的時候就在我這兒。時刻也不離我左右。你這一去三年，真是叫我惦著。

李 沒法子。實在我的功課太忙，不能告假來看看您。

(僕自書房出行至左几前)

媼 怎麼少爺還沒回來呀。

僕 少爺坐車押著行李在後邊啦。李少爺真能走。比車走的還快。所以來到車前頭啦。(僕下)

(周萬年爲周翁之子自外上拂拭衣履塵垢李玉均起立向萬領首復均就座萬坐於左几外

椅)

萬 好大土。出門簡直是受罪。這一天真够我一年受的。

媼 你怎麼不跟你表弟一同來呢。

萬 我也沒開著。我招呼行李啦。

媼 車是咱們自己的車。還用招呼嗎。你是懶得走呀。

萬 得啦。您別埋怨我啦。您早回來啦。我又在火車站溜溜的站了半點多鐘。兩條腿全站直啦。還

教我走回來。再說車開著也是閒著。我坐回來不是省我的事嗎。

媪 你就不用辨白啦。反正你是懶嘔。(向壯圖說)壯圖。你在上海上洋學。念的那麼些個書。全都用的著嗎。

李 那個是很難說的事……

禹 這個很容易說。念書沒有甚麼用處。我岳父吳二爺不是說過嗎。這個年頭用不著甚麼學問。只要是有勢力。或者是有錢。或者是朝裏有人。全成。甚麼邪能辨。要是都沒有。竟有學問。瞎白。不如求吳二爺。在北京找點事是真的。你說是不是。

李 是是。(周翁自外上立於炕床之前均起立)

李 姑夫您可好。(向周鞠躬)

翁 你回來啦。這幾年不見。你的身體長得更魁偉啦。小鬍子也留起來啦。真精神。坐下。咱們談談。媪 你們先在這兒說著話。我上後邊給你們看看飯去。

瑛 媽呀。我去吧。

媪 你們跟我來吧。

李 您歇著吧。不必費事啦。

新 劇 腳 本

八

媪 沒有甚麼費事。你上上海這一去三年。沒有回來一躺。這好容易回來。我很樂意服事服事你。你先跟你姑夫說著話。說完了話。快到後邊來。我有許多的話。要跟你說說。

李 是。回頭我跟我姑夫說完了。我就上您那兒去。

翁 好。你們去預備去。(媪偕玉瑛由閃屏左入內室)

萬 兄弟。咱們一幌二三年沒見面啦。我有許多的話要跟你說。可是我實在的乏啦。你坐著。我先睡一覺去。

李 表兄請便。

翁 又是睡覺。

萬 真困。這是鬧著玩的嗎。

翁 去。去。(萬亦向內室下)

翁 坐下坐下。(李就原座翁坐於左几裏椅上)你這幾年在外邊很開眼嘍。

李 沒甚麼。

翁 你回來好極啦。咱們村上的事。你也可以幫著我辦一辦。

(未完)



海上觀劇贈春郎

亞子

一曲清詞匝地悲。游愁殿想總參差。吳兒縱有心如鐵。忍聽尊前血淚碑。
明鐘華燭小溫存。振觸人天舊愛根。絕代銷魂王紫稼。可憐并世有梅郎。

題桃花扇院本

李吟白

豔說秦淮水一鈎。媚香樓勝願迷樓。諸君也自耽聲色。爭怕官家不解愁。
玉樹凋殘壁月涼。湖山依樣送降王。南朝亡國都風雅。詩酒乾坤粉黛場。
一夕金城鐵鎖開。過江青蓋最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塚。都是情天血性來。

玉芙乞書筮賦此示之

瘦公

文苑

文

苑

二

汝與梅花有舊盟。而今低首拜宣城。且拋斜上住盧字。好學中原正始聲。
詩派今方盛宛陵。江城三弄世相矜。黃梅他日傳衣鉢。定有妙明無盡燈。

晚華令祖母八十壽詩

瘦公

世人重梅郎。不獨愛歌舞。共道鸞雛變鳳凰。喜見孤孫繩祖武。厥祖聲藝噪同光。紛紛桃李在門牆。
黃金市義集人困。至今述者多慨慷。潛德信知天不負。異材挺出孫枝秀。但論色藝已無雙。若數聲
名世希有。當時辛苦累重開。今日報劉一何厚。我見梅郎髻髻時。共看玉雪譽佳兒。十年朝夕常相
見。每聽新歌例有詩。梅郎志行無不好。俗客門前迹如掃。盛名國外喧如雷。徐福童男更傾倒。脂車
計日指扶桑。先趁重三舉壽觴。階前自作萊衣舞。堂上歡看傅粉郎。姍姍孫曾同奏曲。豈獨梨園羨
奇福。文詞投贈滿京華。日置寫官抄不足。老夫何止爲聽謔。亦手一觴爲爾祝。

晚華爲其祖母八十壽徵文賦此贈之

淮安秦粵生

王母西池宴會開。五雲深處是天台。休言滄海桑田事。笑看麻姑獻壽來。

本來家世譜梨園。供奉先朝亦感恩。往事如烟等成迹。白頭猶自說開元。

夫婿（指巧玲）當年重帝京。雙珠出蚌（指大瑣二瑣）亦齊名。蘭孫色藝尤娟好。雛鳳清於老鳳聲。
徵文韻事費商量。紙貴喧傳遍洛陽。怪底京華冠蓋客。今朝俱為作詩忙。

正月十三夜置酒齋中賈郎璧雲梅郎蘭芳

姚郎玉芙尚郎小雲程郎豔秋并集以詩

紀之

瘦公

預借張燈作上元。爭看玉貌對清樽。人材此外應餘幾。春色今宵覺倍溫。何必軒車皆夙約。錯疑桃李屬吾門。平生賞俊無偏愛。醉把花枝與細論。

望江南

有序（為姚玉芙作）

瘦公

曩者紅兒多麗。賭酒秋堂。擅歌英秀。皆饒盼睐。亦嘗總持大雅。屏斥淫薰。子弟翩翩。羣知尊禮。中年穉穉。蜷伏幽齋。遠阻清塵。于今六祀。相逢舊識。每感多吁。今秋就客江亭。忽逢粲者。形體

文苑

四

便婉妙齡十四。明波善睐。曠絕其曹。窈窕能歌。不傷佻譎。異日芥子園中。重見花下。京兆凌公。亦同斯會。詫為晚出之秀。殆無溢詞。年來久廢艷思。每嗟才盡。纏綿此麗。觸撥成聲。雖即事之多傷。亦破顏而作笑。虛齋涼寂。聊為賦之。

秋心墜。觸撥尙能春。霧閣飄鐙。翻酒簫。風堂流月度歌塵。沾絮太無因。羅襦重。溫玉尙妨肌。珠巷月涼。邀笛去。錦城燈暝。蹋花歸。行迹玉聽知。新霜淨。珠勒九衢風。側帽開簾人似玉。貂裘妍坐。轡如龍。媽笑語微通。蘭窻坐。裁錦細教書。甌碧霏談。清屑玉。筵紅哀曲。韻紫珠。心醉不教扶。

浣溪紗

(觀賈翰卿演杜十娘劇)

彥通

相見平生意已多。絳花紅淚護清歌。好留情志折銷磨。畫梅三竿人似玉。青山兩剪水如螺。一聲歸去奈愁河。

壁滿花穠又一時。東風連夜妬橫枝。却憑辛苦自矜持。夢過西樓長作伴。恨填香海悔來遲。三生應自儼情痴。



小說以曾經演戲或能作脚本者爲限不能演戲無關社會人心者不錄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寇氛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

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謊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簪井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艷。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醇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爾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餞酌。又以大觥連飲。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盡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魘如雷。宮人屏去侍女。

坐。聞中外之顛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粧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到粉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此即本期崑曲脚本費宮人刺虎故事爰照錄之以備閱者參看

下期小說預告

五人傳

富賈某

江西劉某

許奉恩

江西劉某。世家子也。家富饒而性剛直。喜蓄舞女歌童。豪放不檢。壯歲以團練功洊擢監司。益盛氣自負。遇里黨是非曲直。片言立斷。罔敢不遵。鄉人以爲武斷。皆嚴憚側目而無可如何也。里有甲與乙者。家皆素封。甲女端姑。與乙子長郎同年生。襁褓中即締婚好。長郎性極慧。十一二歲。頭角崢嶸。居然能文。以通家故時至甲家。甲夫婦絕愛憐之。端姑髮才覆額。眉目如畫。兩小相值。亦不迴避。雖無所知識。而親慕殊切。見者僉稱佳耦焉。無何。粵寇下竄。甲聞警。預挈家室輦貨遠避。乙一家被擄。陷賊中。賊平甲歸。探乙無音耗。意已流亡。而於是端姑年且十七矣。貌益娟好。女紅之暇。且粗識字。曉大義。甲謂妻曰。乙家殆填溝壑矣。端兒齒日長。死守非計。不如擇人改字爲善。妻曰。固然。長郎吾甚愛憐之。萬一歸來。奈何。請待三年。端兒年二十。如尙無音耗。改字未晚。先是乙陷賊中。夫婦相繼歿。惟長郎獨存。賊愛其能文而恐其逸。使多賊邏守之。我兵克復金陵。殲其魁。長郎乘間得脫。轉徙乞食還鄉里。以廬舍灰燼。悵無所歸。聞甲亂後出貲。營良田腴產。較前倍殷富。念平日與父至契。且係婦翁。暫往相依。當無不納。既如甲家。甲聞大驚。欲拒勿納。妻讓之曰。君休矣。端兒字長郎。里黨無不知者。不來則已。郎來欲與之絕。如人言何。甲不得已。躡屣出。長郎見甲。伏地而泣。甲佯喜。携長郎

手起謂曰。始老夫徧探郎音耗。不可得。夫妻望眼欲穿。慮郎不克生還矣。郎歸大好。殊慰老夫望。願汝父母何若也。長郎又泣告所以。甲嘆曰。然則郎今無家可歸矣。雖然。婿猶子也。即長居吾家何害。但我女素愛好。業與汝爲婦。汝若無長進。恐小妮子驕傲。不甘作簞人妻。聞汝幼慧能文。今與汝約。從此閉戶理舊業。倘得上進完姻。不較光彩耶。長郎起立對曰。此兒志也。丈人教訓甚善。敢不如命。由是長郎遂在甲家讀書。攻習勤苦。甲藉課讀爲名。相待極嚴。不少假以辭色。而心實憎惡。欲潛圖之。別覓快婿。殊苦無當。會劉某喪耦。選擇繼配。甲素慕劉勢。聞之大喜。爰自詣劉。謂有女端姑。年甫及笄。才貌雙絕。願爲執箕帚。劉固素豔端姑名。偵知已字。不萌妄想。聞甲言。詫曰。久耳。令愛名。已知幼字有人。何得相戲。甲正色曰。焉敢相戲。小女固幼字某乙之子長郎。聞在賊中。已曾娶妻。他日倘蹤跡而至。焉置吾女。即不然。渠貧無立錫地。亦不願眼見愛女。終從乞丐。今與渠熟商。已寫有退婚書。以渠先人交情。暫且留住。翁婿之義。則已絕矣。君請勿慮。劉大喜。乃權笑訂盟而別。翌日。劉遣冰納采。委禽備極豐腆。消吉親迎。爲期甚速。甲固有河東之懼。欲藉劉橫暴以制服其妻。既訂盟。歸以告妻。妻怒不答。及將屆吉期。又與妻謀曰。端兒子歸在邇。留長郎在。終是未斷葛藤。吾今夜決意手刃之。以杜後患。妻聞言。戟手唾面罵曰。以若所爲。天良喪盡。狗彘不食其餘。皇天有知。決不汝宥。甲曰。古稱六州鐵。不能鑄一大錯。我今未嘗不悔。劉某橫暴。卿所知也。倘有反覆。彼甘心耶。今我所謂

勢同騎虎。卿縱不忍故壻。獨不爲夫計乎。妻長嘆以袖掩面。恨恨而臥。初端姑以父憎壻貧。心常不快。適竊聞父言。始知將已改字劉某。又將不利於長郎。大駭。亟懷釵釧珠寶數事。趁漏初下。掩至書齋。長郎正挑燈觀書。驀舉首見之。大驚。叱曰。暮夜卿何至此。與卿名爲夫婦。尙未成禮。卿父視我猶子。我若無禮。是禽獸也。瓜李之嫌。不可不慎。卿宜速退。端姑嘆曰。噫。妾豈淫奔者耶。君禍且不測。宜速爲計。勿迂守頭巾氣也。乃以頃所聞備告之。長郎聞之失色。長跪求救。端姑曰。事急矣。計惟從郎偕亡。由後門出。再作別議。長郎曰善。如言相將扶持而出。籌商所往。端姑沈吟曰。妾父有妹早寡。與妾姑姪之義頗相得。往投之無不納。長郎叩其居址。端姑約略記其大概。揣度形勢。彳亍前行。味爽見前樹林中有村莊。端姑喜曰。是矣。徑往投之。乃村莊非他。即所改字劉某家也。時劉喜聘端姑。平生願足。是日早起。正督工匠墜壁塗牆。準備親迎。以壯觀瞻。忽見少男弱女。踉蹌犯露曉行。形跡可疑。要至室中。研悉巔末。大驚。見二人暮夜奔馳。氣急敗壞。以袖拂面。諦視之。女固娟好。男亦婉孌。大喜。慰令毋恐。遂並納而藏之。徧戒衆人。秘勿妄語。衆窺劉意。誓不敢泄。又竊嘆二人何其命蹇。虎口方離。旋投陷穽。自貽伊戚。夫復何尤。蓋甲妹與劉某家同在甲家東偏。相距各十餘里。出門即是歧路。本應下達。反趨上游。以致舛錯。其夜甲見責於妻。自知理絀。以妻恨恨而臥。伺其熟睡。漏已三下。乃袖刃疾至書齋。索長郎不得。大驚。返至女室。亦闖焉無人。大怒。計女與長郎偕亡。必投妹家。急呼

客作七八人起。同至妹家叩門。妹問何人。甲曰。兄音妹不知也耶。妹曰。夜闌孀婦獨處。即兄來亦不納。彼此硬語。甲益信。逋逃所在。命衆破扉入。妹怒問兄欲何爲。甲曰。汝藏人在室。謂兄不知也耶。盍自獻出。免我搜索。妹力辯其無。而色殊沮喪。甲察其狀。益信。率衆徧搜不得。既見妹房一櫃。甚大。命妹啟。妹遽以身橫眠其上。執不肯啓。甲謂衆曰。必在內無疑矣。自力挽妹起。叱衆昇櫃。妹無奈。何。且泣且呪。瞪目乾怒。坐視昇櫃而去。比至家。天甫平明。急斧櫃驗之。則一僧踰臥其中死焉。大驚。躊躇良久。乃市棺殮好。使人訃報劉某。謂端姑福薄。不幸猝病以歿。劉故錯愕。對使嘆曰。寒家方擬親迎。姑何疾之暴也。煩歸報而主人。吾義當臨弔。使者唯唯以退。越日。劉果備禮往弔。哀悼不勝。甲嘆曰。小女無福。奉事君子。亦寒家之不幸也。劉太息曰。自是鄙人福薄。殃及令愛。然義重夫婦。未視含殮。心實欲然。敢請開棺一覲其面。以慰素願。甲曰。已經蓋棺。君之高義。敬聞命矣。敢辭。劉堅執其說。甲辭益力。且願盡返聘物。劉怒曰。汝語言顛預。其中顯有別情。得勿將女改適他人。故以空棺塞責耶。甲以劉言直抉其隱。倍覺惶懼。只好再三哀告。劉作色曰。是兒殊狡猾。不屑與辨。是非赴訴有司。不可拂袖徑去。越日。具詞控官。官素耳劉名。遂拘甲昇棺。當堂啓驗。乃是一僧。大驚。命伍伯驗之。謂係驚恐氣促自斃。官叱撈甲訊究。甲稱得之孀妹櫃中。又命拘其妹。則已羞忿雉經以殉。其事可知。姑實勿論。然劉終求官訊甲。其女究竟何在。甲沒奈何。謂偕人逃亡。官飭限嚴捕。逾限。劉具

詞敦促。甲自涉訟事。家業已耗去大半。乃託人關說。願賄劉三千金求罷訟。劉故不許。再益二千金。始勉首肯。而甲已蕩然無餘矣。劉乃具詞訴官。歷陳甲之所爲。且謂長郎端姑。現均收留在家。憐其遇蹇無依。已除室備奩。擇日爲合巹。又憐無以自存。即以甲所賄五千金助粧。俾資食用云云。官閱詞。不禁肅然起敬。擊節稱贊。謂向聞劉橫暴武斷一鄉。似此處分。斟酌盡善。是俠而近於道者也。豈橫暴武斷者所能爲耶。即方古之義士。何多讓焉。長郎端姑感劉恩。以父事之。劉亦視如骨肉。兩家往來無間。後甲夫妻窮無所之。長郎端姑迎歸同居。不念舊惡矣。

此與蘭芳所演鄧霞姑一劇情節雖不盡同事跡大致相類。編者是否脫胎於此。抑或另有所本。非所得知。惟篇中劉某之剛直豪俠。有古義士風。洵足令人敬歎。鄧霞姑劇之周百萬。雖類此篇之劉某。而情節稍異。似不及此篇之更有聲色也。

(627)

柳

春

北京名伶演戲月表

由三月十日起
至四月九日止

松岩調查

月 日 星期	人 名	三月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梅蘭芳	挑鎗穆天王	打魚殺家	斬寶娥	魚家樂		本二一 一樓麻
	余叔岩	斷背	打魚殺家	下河東	泗水關		
	楊小樓	水簾洞	長板坡				
	王瑤卿	探親	長板坡				
	王鳳卿	挑鎗穆天王	蘆林坡	法門寺	硃砂痣		定軍山
	程繼儂			監酒令			本二一 一樓麻
	姜妙香	挑鎗穆天王	鎮壇州	監酒令	魚家樂		

演戲月表

一

演 戲 月 表

◎二十三日	二十一日	二十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春香鬧學 斷背	走雪山 走雪山	紅線盜盒	御碑亭	落園	破洪州	本四三一縷麻
戰長沙 八大錘 盪酒令	硃砂痣 金鎖陣 胭脂虎	法門寺 反延安 玉門關	御碑亭 御碑亭 得意緣	黃鶴樓 馬上緣 黃鶴樓	樊城長亭 破洪州 孝感天	草船借箭 本四三一縷麻

(629)

柳

春

演戲月表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
	鄧霞姑	三娘教子	千金一笑		戰蒲關	昭君出塞	桑園會
	會稽城	三娘教子	夜打登州		戰蒲關	宮門帶	泗水關
	浣紗計	雄州關	魚腸劍		戰蒲關		桑園會
	鄧霞姑	雄州關	花田錯		奪錦鏢	岳家莊	泗水關
	鄧霞姑	孝感天	千金一笑		穆柯寨	岳家莊	白門樓

演 戲 月 表

八 日	七 日	◎六 日	五 日	四 日	三 日	二 日	四 月 一 日
琵琶綠	佳期拷紅						
舉鼎觀畫	群英會						
蔡家庄	群英會						
舉鼎	佳期拷紅						

總計	九日祭江
演戲二十 一日 演戲二十 一齣 復演無	
演戲十二 日 演戲十二 齣 復演二齣	
演戲二日 演戲二日 復演無	
演戲二日 演戲二齣 復演無	
演戲二十 日 演戲二十 齣 復演二齣	戰長沙
演戲十八 日 演戲十八 齣 復演一齣	反延安
演戲十九 日 演戲十九 齣 復演三齣	岳家莊

餘藩錄(一)原公
譚鑫培演御碑亭念白中他
就該冒雨而歸一語誤作冒
雨而歸

演戲月表

日	月	星期	人名	三月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譚小培							
			姚玉芙			法門寺	硃砂痣		本二一 一樓麻	本四三 一樓麻
			尙小雲							
			高慶奎	青石山		翠屏山	太白醉寫 巴駱和	瓊林宴	本二一 鐵公鷄 一樓麻	本四三 擊鼓罵曹 一樓麻
			九陣風	青石山 十字城	無底洞 穆柯寨	泗洲城 虹霓關	雄黃陣 翠屏山	演火棍 胭脂虎	汴梁圖 長板坡	花蝴蝶 馬上緣
			韓世昌	痴夢	長生殿	拷紅	出塞	思凡	魚家樂	刺虎
			芙蓉草	串反 開山府	獨占花魁	串反 獅子樓	串反 花田錯 翠屏山	會稽城 杜十娘	雙搖會 花田錯	串反 杜十娘 開山府

演戲月表

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	二十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白門樓	春香鬧學	硃砂痣	法門寺		得意緣	落園	孝感天
瓊白林門宴樓	春香鬧學	長板陣	慶紅線盜盒	華容道	斬黃袍	道遙津	捉灌放娘
						酸棗嶺	刺金巴陵杰
思凡	翡翠園	斷橋英杰烈	拷紅雙搖會	蝴蝶夢九十九扯	痴夢忠孝圖	八雙大錘會	點將
						貪歡報	串反杜十娘

演 戲 月 表

四月一日	賣馬		天配姻緣	華容道	泗洲城	琴	挑戰宛城
三十一日	慶頂珠		慶頂珠	蓮花寺	英杰烈	痴	夢英杰烈
◎三十日	汾河灣	鄧霞姑	汾河灣	斬鄧黃袍姑	金山寺	拷	紅貪歡報
二十九日	捉放	孝感天	虹霓關	轅門斬子	虹霓關	刺	梁紅鸞打棒
二十八日	瓊林宴	千金一笑	貴妃醉酒	烏龍院	戲迷傳	落馬湖	刺虎
二十七日							思凡
三十六日		別宮		桑園寄子	奇冤報	百花山	
二十五日		岳家莊		斷龍背	院	藏舟	

演戲月表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忠義節	黃鶴樓		失街亭	盜魂鈴	黃金台	武家坡	趕三關
岳家莊	琵琶綠	佳期拷紅					
忠義節	女起解		祭塔	孝義節	一口劍	武家坡	趕三關
戰長沙	斬黃袍	佳期拷紅	長板坡	捉放	擊鼓罵曹	鐵公報	瓊林宴
攻潼關	戰宛城	刺巴杰	天門陣	盜魂鈴	娘子軍	蟠桃會	瑞草園
出塞	痴夢	琴挑	翡翠園	刺虎	思凡	春香鬧學	蝴蝶夢
貪歡報	鐵弓綠	雙搖會	絨花計	辛安驛	翠屏山	雙搖會	花田錯

演 戲 月 表

總	計	演 戲 十 二	日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復 演 無	劇 演 十 二	日 演 戲 十 九	演 戲 十 九	演 戲 十 二
復 演 無	劇 演 十 九	日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復 演 九 齣	六 劇 演 十 二	日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復 演 四 齣	三 劇 演 十 二	日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復 演 十 四 齣	一 劇 演 十 二	日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復 演 十 齣	一 劇 演 十 二	日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演 戲 十 二

十

餘 潘 錄 (二)

原 公

前期雜事軼聞記叫天遺話一則內云別母亂箭首句引子為敗
 北原非為敵狂叫天誤作敗北原因為敵狂云云然以余所聞則
 有異於是蓋此劇引子首一句為敗北非因畏敵狂老譚誤為敗
 北非因恨敵狂也

演戲月表

日	月	星期	人名	三月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小翠花	英杰烈	戰宛城	浣花溪	貴妃醉酒	馬上緣	昭君出塞	翠屏山
			白牡丹	穆柯寨	虹霓關	樊江關	刺巴杰	荀灌娘	紅鸞禧	貪歡報
			侯益隆	嫁妹	闖帳	下書	別姬	送京	蘆花蕩	嫁妹
			俞振庭				鐵龍山	挑滑車	青石山	戰瀟亭
			郝振基	棋盤會	火焰山	牛頭山	安天會	打子	桃花山	花果山
			龔雲甫						釣龜	徐母罵曹
			蓋叫天				惡虎村	蜈蚣嶺	三鐵公鷄	北湖州

演 戲 月 表

二十七日	過新年	荀灌娘	通天犀	豔陽樓	棋盤會	太君辭朝	白水灘
二十八日	迷信可除	馬上緣	激良	飛叉陣	黑驢告狀		會頭市
二十九日	下河南	得意緣	火雲洞	陽平關	火焰山	行路訓子	四杰村
二十日	戲鳳	穆柯寨	蓮花山	賈家樓	安天會	望兒樓	蓮花湖 獅子樓
二十一日	戰宛城	反延安	下書	金鎖陣	千里駒	六殿	四鐵公鷄
二十二日	樊江關	胭脂虎	精忠譜	長板坡	打車	遇后	三岔口
◎二十三日	翠屏山	浣花溪	洞庭湖	金錢豹	洞庭湖	徐母罵曹	界牌關
二十四日	貴妃醉酒	紅玉玲瓏	嫁妹	水篋洞	草詔		鳳凰嶺

演戲月表

四月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
浣翠花屏溪山	樊江關 貴妃醉酒	◎三 本雙鈴計 奇雙會	頭雙鈴計 本穆柯寨	紅得 鸞意 禧緣		戰宛城 過新年	花園贈金 鐵弓緣
		花胭脂 田錯虎	浣紅花 花鸞禧	胭脂田 脂虎錯	反延安	穆柯寨 本二虹霓關	鳥龍院 本一虹霓關
下書牛頭山負荆	關帳蓮花寺火燭山	曇花島 獻魚籃 草詔	送京五花洞花果山	火判 氤氳陣 棋盤會	通天犀 鐵冠圖	青石山 戰宛城 安天會	御果園 蟠桃會 桃花山
四杰村	英雄義	蜈蚣嶺	北湖州	五伐子 人義都		鬧東京	本五鐵公鷄

演 戲 月 表

九 日	八 日	七 日	◎六 日	五 日	四 日	三 日	二 日
紅鸞禧	得意緣	鐵弓緣	虹霓雙關會	二本雙鈴計 下河南	探親 頭雙鈴計	雙搖會 迷信可除	紅鸞禧 戲鳳
反延安	—	浣花溪	浣花溪		翠屏山	馬上緣	貴妃醉酒
通天犀	曇花島	負荆	激良	殲仇計	精忠譜	蘆花蕩	嫁妹
			長板坡	飛叉陣	豔陽樓	牛頭山	鐵龍山
棋盤會六殿	洞庭湖 太君辭朝	拷掠 行路訓子	安天會 釣龜	火雲洞	黑驢告狀	打車	打子
			北湖州	鐵公鷄	豔陽樓	鐵公鷄	惡虎村

演戲月表

十五

總計			
演戲三十	日演戲四十	三演戲二十	復演二十
演戲二十	日演戲四十	一演戲二十	復演二十
演戲三十	日演戲三十	一演戲三十	復演十二
演戲二十	日演戲二十	四演戲二十	復演五
演戲三十	日演戲三十	一演戲三十	復演十五
演戲十二	日演戲十二	一演戲十二	復演五
演戲二十	日演戲二十	四演戲二十	復演七

餘 潘 錄 (三)

(琴)

光緒清庚子龔培避往上海搭入丹桂其婿夏八
 夏月恒之弟迭次約其加入演唱屢為所却以是
 大受影響賠累不堪夏恚其不念親情一日天仙
 貼出戲報大書特書新排殺老丈是日上座甚多
 至時則為回龍閣以其有殺王允一節故云龔培
 見報知其弄已翌日乃於丹桂貼出煩演定軍山
 準斬夏侯淵及殺夏氏滿門之戲報以報之一時
 傳為趣語



戲劇詞典

服飾類

(己) 黑風帕

(二) 高旺

員外巾

所戴之帽

慘髮鬪

蒼色馬尾所挽之鬪

紙花

插於左鬢

慘滿

蒼色之不分

子鬚

青箭衣

鑾帶

藍披

靴子

(二) 高來

青羅帽

海青

帶子

(三) 楊賢妹 作小生裝束

風帽 色紅 斗蓬 色紅 箭衣 黃馬褂 鑾帶 靴子

(四) 張氏

老旦冠 慘網子 藍綢子 圍於頭上 藍披 綠色裙子

(五) 張保

紫金冠 雉翎 三尖 青緞團花馬褂 花箭衣 鑾帶 靴子

(六) 公主

大頭 額子 雉翎 宮裝 裙 彩鞋

(七) 番兒

藍氈帽 藍布衣 風旗 手中之旗

(庚) 斷后

(一) 李后

慘髮鬪 慘網子 黃色綢子圍於頭上 紫色褶子 綠裙 拐棍

馬桿

(二) 包拯

相雕所戴之帽 黑滿黑之色不分 黑蟒黑色 玉帶 靴子

(三) 王朝馬漢

大葉巾所帶之帽 黃色布馬褂 箭衣 鑿帶 髻口王黑三或黑

一字

(四) 執風旗者

蓬頭戴於頭上 藍布衣

(五) 地方即地保

藍氈帽 藍布箭衣 帶子 黑吊打 元紗 海青

以上二種假充包公時用

(六)官人 戴黑氈帽者二人隨包拯上

器物類

台簾 上下場所 幔幃 台上正場門之間 大帳 升帳時所用

亭玉堂春斬子之花河等戲皆用之

棹圍 棹前掛 椅披 搭於

風旗 黑色鎮壇州等戲皆用之 令旗 報元帥亦多捧之戲

馬鞭子 騎馬時用 寶劍 掛於腰間 令箭 傳令時

形兒 龍虎鬪之鶴蛇等是

(附注)官中之後台謂之官所用 私行頭 謂個人私行者

雜事



晚譚遺韻表(三)

願誤生醜嗜譚劇凡有譚劇之戲單靡不什襲珍藏精裱成冊今譚雖物化其戲單猶得長存天地間譚可以不朽矣本社前承惠借抄錄已陸續刊登三四兩期今更以民國二三兩年十次堂會老譚所演戲目列表於後以餉同好

期	堂會地址	戲目	配	角
民國二年四月十一日	(梁任公宅)	捧雪		
十一月十二日	(陳二厂宅)	碰碑		金秀山
十二月七日	(鐵路協會)	失街亭		郝壽臣 麻木子 劉春喜
三年一月十四日	(交通部)	空城計		金秀山 慈瑞泉 李連林

雜事 執聞

雜事軼聞

二

正月(舊歷)

(公 府)

連營寨

錢金福

俞振庭

李壽山

(史康侯宅)

珠簾寨

五月三十日

(施 宅)

珠簾寨

十月十三日

(王叔魯宅)

南天門

十一月十二日

(阮 宅)

珠簾寨

陳德霖

十二月十六日(舊歷)

(施 宅)

捉 放

右表堂會十次。其中所演各戲。無不佳妙絕倫。一捧雪更為罕見之作。而珠簾寨一戲。乃演至三次之多。足見譚氏此劇之佳絕。而尤為願曲者所歡迎也。回憶民國四年二月五日。譚在丹桂園演此劇。時汪笑儂亦同在該園。為之配陳敬思。吳彩霞。王瑤卿配兩皇娘。馮惠林配十三太保。劉春喜配周德威。慈瑞泉配馬官。由夜間十一點十五分起。演至一點。凡一百零五分鐘。唱作之妙。直非言語所能形容。三個嘩喇喇。節節提高。固屬精妙莫測。而兩個你在這沙陀國中訪一訪問一問。(一向陳敬思說一向馬官說)一則於訪一訪後行一小腔。而接問一問。一則直接而下。略不使腔。不涉重複。尤見精細。俗伶演劇。每喜賣弄花腔。博人喝彩。重複與否。非所計及。嘗聞某伶唱一段西皮原板。四個下句。同用翻高之腔。妙在台下人亦居然一句一好。並不以重複而見譏。此等無恥無理之

行爲。鑫培絕不爲之也。彼演戲最避重複。不惟一戲內之腔調恆有變換。（如武家坡三個倒板三個唱法是）卽他戲凡有類似之處。亦必於工尺字上設法更動一二字。絕不使有重複之嫌。如碰碑之（我的兒呀）舉鼎之（我的兒呀）洪洋洞之（千歲爺呀）工尺各有不同。不察者以爲三句中得其一腔。便可類推。則大誤矣。劇中除大皇娘一角。陳德霖吳彩霞皆無所不可外。若王劉馮慈等皆爲鑫培演此劇必不可少之配角。非彼等爲之配搭。不能烘托圓滿也。至若陳敬思一角。沈三元恒爲配之。此次易爲汪笑儂。初疑其調門過高。與譚相配。未必適宜。及往聆之。汪低落其調門。與譚相就。腔調圓潤。甚爲合宜。於以見真正名角。固不必拘定何種調門。方足以顯其長也。至於作派之細膩。氣度之閒雅。與老譚璧合珠聯。相得益彰。洵可謂空前絕後之佳構。先日譚演罵曹。汪演桃花扇。亦皆美不勝收。連日獲觀佳劇。何幸如之。今者譚汪均已成地下陳死人矣。追念前塵。曷勝神往。

（露厂附識）

羅壽山臨終之諧語

羅壽山素以滑稽名。聞其易簀之際。見室中所設兩大櫃。中露一縫。指之云。我這病就是打小櫃縫（小桂鳳）起的。又得了一個痰（譚）心培。就把我的命送了。言畢卽逝。

（元）

雜事 軼聞

四

趙仙舫臨終之讖語

趙仙舫病危。一日忽語人曰。我今天六點鐘死。語後猶談笑自若。人弗疑之。至下午五鐘三刻。又問幾點鐘了。人以告之。則曰。把我的倒頭車燒了罷。燒畢果死。

(瑤)

柏林觀劇記

半樹梅花館舊稿

今試爲讀者述德國之演劇。雖曰德國。實則英法俄美諸國大抵相同也。余之述此。或於我國之戲劇改良上。將有所裨益歟。戲劇實爲文明進步之一利器。微論於美術上。學問上教育上。均爲有效之機關。故不可不求大改良也。

昔旅歐之時。因研究學術而屢往觀劇。因研究技藝而屢觀察劇場之構造。或結交當代名優。直接聽其意見。茲姑述其一二。

劇場柏林最多。大小不一。其重要者。爲帝室附屬劇場二所。帝室附屬歌劇場一所。其他德意志劇場。柏林劇場。烈欣劇場。新劇場。帝都劇場。小劇場。城西劇場。路易瑞女王劇場。希爾蘭劇場。中央劇場等外。尚有十數所。然無論何時。各劇場皆觀客滿座。遲到者即無有坐地。故劇場雖多。柏林人尙不能滿足。此等劇場。演歌劇者。僅帝室附屬者一處。及城西劇場耳。其外皆演普通戲劇。最有名者。除帝室附屬劇場外。德意志劇場。烈欣劇場。柏林劇場。亦占優勝。

演劇之種類。亦因劇場而異。皇室附屬劇場。專演關係於歷史之名作。其他劇場。演新著者多。又有稱哇配烈脫者。介乎劇場書場之間。柏林甚多。所演者外國著作翻譯品居多。而於法國著作尤易興行。所謂法國著作。多關於男女戀愛。道德上不甚注意者。但外國翻譯品。非皆淺薄無味。其中亦有趣味頗濃者。設如美突林氏之蒙那溫南。於德意志劇場。博非常之喝采。近代德人思想。逐漸變遷。古代興味深濃之純粹德國思想。漸見減少。歷史的演劇。反不甚歡迎。而對於外國翻譯品。竟大加讚歎也。

希爾蘭劇場。專演名家著作。國民教育上得其利益不少。且此劇場於柏林之東與北。各建一所。戲資頗廉。優伶更番登臺。且以每夜劇之大意及其由來。與作者之傳記等。印刷而布送觀客。故吾等外國人。最得其益。

小劇場所演。往往有壞亂風俗等事。故每夜警察在臺旁監視。若遇有卑劣事情。警察即令閉幕。戲劇及於國民之影響頗大。下流社會之人。出少許之戲資。於一晚之中。即得領悉名著之大體也。我等讀此種名著。於研究外國語上。利益已甚大。然僅費三四小時。而於劇場內得悉知大體。其足以開發國民不待言矣。德國學校教員。時鼓勵學生觀劇。學生亦因較讀書尤易了解。故頗樂從之。我等研究歐文。費一年半載。始讀畢此一冊名著。一入劇場。則三四小時。可以了解此全體矣。余之

初至歐洲也。見各國老幼男女。莫不通曉古來大家之傑作。實令人驚愕。然此均得自觀劇。毫無足異也。

近代之著作家。不乏有名之人。如士代爾盟氏及呵澄脫盟氏等之劇。各劇場均屢次排演。趣味甚濃。若與古代大作相比。則不可同日語也。但近代大家之作。雖興行至百次以上。失敗時甚少也。

著作家中。有一夜而成大富豪者。哇脫愛倫其一人也。此人本為小學校教師。編一新劇曰「教育家弗刺克斯盟」。遂致動柏林全市之觀客。而成大家。

著者每一新作出版時。如得優良之批評。劇場遂請於著者而興行。每晚贈金若干與著者。若未經著者許可。不得開演也。設一劇場每夜贈百圓。同時有二十處或三十處演之者。著者一夜之所得。忽有二三千圓。故小學校教師。一躍而成大富豪。亦非奇事也。又柏林有一公司。專向著作者。購買興行權。價額雖有一定而甚大。著者亦能成大財產也。惟須適合世人之嗜好。實非易事。往往有屢屢失敗而致非常困難者。

(未完)

梅蘭芳東渡紀實

緒言

露痕述
記

此次蘭芳東渡。演劇於日本帝國劇場。(爲該國最著名之戲園)開吾國伶界空前之創舉。倡意者爲日本之大倉男爵。男爵即帝國劇場之社長。此議創始於三年前。以金銀價格相去懸殊。故遲遲未行。迄今春議始定。乃於陽歷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八點三十五分乘專備之花車出發。日使館爲之特發護照。瀕行車站送行者不下二百餘人。擊轂摩肩。極一時之盛。首途以前。正樂育化會於同興堂設筵公餞。席間主賓互述歡送及答謝之詞。堂皇典麗。文采斐然。伶界中而有此盛舉者。自當以是會爲嚆矢。此外中外人士。尙多祖餞之筵。而尤以公園水榭及長春亭兩局爲尤盛。百六韶光。飄忽荏苒。轉瞬已自東瀛歸來。其往返備受歡迎之情況。既已散見各報。顧各報之作。詳略不齊。毀譽各異。叙紀非依日次。傳聞容有失真。本社社長適有公務赴東。先蘭芳等數日行。於此次蘭芳等四十日間之行動。知之較審。爰撮其大要而作紀實一編。以餉世人。他日有繼蘭芳而更作東游者。或亦可資南針也夫。

第一章 日程

梅蘭芳東渡紀實

梅蘭芳東渡紀實

二

四月二十一日

下午八點餘鐘。蘭芳夫婦等抵前門京奉站。乘花車。同行者配角爲姚玉芙、姜妙香、高慶奎、貫大元、芙蓉草、(趙醉秋)董玉林、何喜春、陶玉芝、王毓樓、場面爲茹萊卿、(胡琴、碰鐘)陳嘉樑、(笛簫)何斌奎、(單皮、鈸)孫惠廷、(月琴、瑣琮)高連奎、(四拉、二絃)唐春平、(懷鼓、鑼)馬寶銘、(簫、雲鑼)馬寶珊、(笙、木魚)傅榮斌、(南絃、海笛)張達樓、(大鑼、踏歌)曹筱軒、(雲鑼、企鈸)諸人。魚貫登車。三十五分啓行。同業及各界送行者不下二百餘人。太芳照像館於站上用電光拍照。以風大不甚清晰。

二十二日

是日經山海關錦州溝幫子等處。每一停車。站上之人咸駢肩重足。思一觀梅之顏色。晚八鐘。抵奉天南滿站。南滿站長日人某君。及京奉站長某君。皆登車寒暄。並爲照料一切。蘭芳至大和旅館晚餐。其妻及同行者則於中國飯館晚餐。當時有新聞記者多人來訪。並拍照。九鐘。乘南滿安奉綫南下。

二十三日

早抵安東。例受檢驗行李。適關監督某君亦在站。監視檢驗。殷殷照拂。並有新聞記者來訪。過此渡鴨綠江橋而入三韓境矣。入夜改乘睡車。

二十四日

早抵釜山。乘關釜聯絡船。關釜聯絡船者。下關釜山間往返之航船也。日夜開行各一次。日行船有壹岐丸對馬丸。皆不及千噸。夜航者為新羅高麗兩船。皆三千噸以上。梅等所乘為日行船對馬丸。適遇大風。同行諸人多初次航海。頗有暈船之苦。下午五鐘抵下關。本社社長先期抵此。已在碼頭候接。持是日所記關於蘭芳消息各新聞示之。殆皆前一日本社長所發表者。梅等同至山陽旅館。休息進餐。新聞記者來訪甚多。關門日日新聞為同行諸人合拍一照。以為足履東土初印鴻泥之紀念。七鐘乘特別快車東征。有西部鐵道局所派課員三木君自下關送至米原。

二十五日

是日經過姬路、神戶、大阪、京都、豐橋、名古屋、靜岡、國府津、橫濱等處。均有新聞記者來訪。或交換名刺。或為撮小影。或倩書隻字。或存問片言。尤以大阪訪者為最多。經神戶時。並有華僑各團體及各學校代表來迎。且致歡迎詞。經大阪橫濱亦然。又有中國使館某君自東京來迎於國府津。晚九鐘抵東京驛。歡迎者站台為滿。以留學界中人為最多。新聞記者次之。攝影團以電光拍照不下百餘次。途塞不能舉步。經留學生多人舉梅過頂。衝圍而出。乘摩托車至帝國旅館。追蹤而至者甚多。交談拍影。至夜間兩鐘始散。梅夫婦及姚玉芙同寓帝國旅館。其餘諸人則寓舊內務大臣官舍。（即

梅蘭芳東渡紀實

四

已廢之官舍) 由中國飯館供饌。

二十六日

早梅往謁中國使館及大倉(男爵)龍居(滿鐵理事)午十二鐘大倉男邀宴梅等於帝國劇場東洋軒食堂。在座有梅幸、松本幸四郎、宗之助、宗十郎、山本帝劇取締役及上野諸人。餐畢拍照。並與後台人接洽畫幕及布置等事。四鐘即在劇場內觀茨木一之谷兩劇。十一鐘劇散回帝國旅館。有新聞記者訪問梅。對於日劇之感想如何。梅謂頗有足供參考者。

二十七日

早高島屋饋梅刺繡挂屏一具。午後梅往歌舞伎座觀劇。並與中村歌右衛門(名青衣)及其子福助同拍一照。又至東京日日新聞社參觀。晚中國公使館招宴。有小村侯、大倉男及白岩山成諸實業家。

二十八日

早至上野淺草各公園游覽。淺草觀音堂蓄鴿最多。梅觀之大為喜悅。晚大倉男約在帝國旅館晚餐。介紹為蘭芳之後援者諸君。(井上準之助君、梶原仲治君、團琢磨博士、武智直道君、山本悌二郎君、益田太郎君、山成喬六君、山下龜三郎君、古河虎之助男爵、藤田謙一君、淺野總一郎君、白岩龍平君、須田利信君、大石廣吉君、神田鑄太君、龍居賴三君、高田釜吉君、高島小金治君、久原房之

助君。安田善三郎君。馬越恭平君。藤山雷太君。小池國三君。木村雄次君。土方久徵伯。共二十五人。

二十九日

和田助一氏。招待蘭芳往明治座。觀名優(青衣)中村雀右衛門演雞娘一幕。並至後台參觀。且撮一影。又至白木屋松屋吳服店參觀。晚御園白粉店招宴。未果行。

三十日

午後往帝國劇場佈置。實地演習。因同行角色。不敷支配。從橫濱約來扶風社社員三人相助。排演頗為合拍。夜使署某君約晚餐於末廣軒。

五月一日

此為獻藝之第一日。自是日起。連演天女散花五日。蘭芳飾天女。姚玉芙飾花奴。高慶奎飾維摩詰。王毓樓飾伽藍。貫大元飾文殊。姜趙董何陶及扶風三社員。飾八仙女。王趙何董等復兼飾羅漢。觀客以日本伶界中人為最多。白木屋吳服店。贈以花圈。是日劇場揭滿員牌。滿員者即劇園內滿座也。日本劇場規律。凡賣滿座。即於門外揭滿員牌。劇場前台送各角一喜封。中實以五分銀幣。面書大入二字。蓋亦獎勵之意也。票價特等十元。一等七元。二等五元。三等二元。四等一元。

梅蘭芳東渡紀實

六

二日

日間小村侯邀往新富座觀劇。是日演乳姊妹。後台晤名優伊井蓉峰喜多村綠郎東儀鐵笛等。又與名青衣河合武雄握手拍照。夜仍演散花。滿員。橫濱神戶華僑團體來觀者約百餘人。來德（譯音）白粉店贈以花圈。

三日

正午帝國劇場支配人山本久三郎約午餐。名優松本幸四郎及守田勘彌在座。飯後同赴白金藤山宅之園游會。所晤紳富甚多。並觀能樂。晚小川平吉君招宴于新喜樂酒肆。夜仍演散花。滿員。大倉組團體來觀。約四百人。東洋製菓會社贈以糖菓。

四日

日優邀往芝公園靈屋未去。鈴木三郎邀晚餐亦辭。夜仍演散花。滿員。劇終福澤捨次郎（福澤諭吉之子現為時事新報主任）約晚餐。並贈梅一珍珠之領針。

五日

午後朝倉文二美術家約往參觀工場。並為梅製大理石像。更往松坂屋吳服店參觀。晚仍演散花。特等及一二三等皆滿。僅差四等座七人。未滿員。

六日

日間梅購日本戲場所用髮髻。日人稱之爲鬘。夜演御碑亭。蘭芳飾孟月華。高慶奎飾王有道。姚玉芙飾王淑英。姜妙香飾柳生春。貫大元飾孟明時。董玉林飾孟夫人。芙蓉草飾孟得祿。高連奎飾主考。陶何飾同年。場內滿員。前數日梅劇在第四齣。是日移在第二。因中國使署約請外交團夜宴。並邀蘭芳演劇。以佐餘興。演嫦娥奔月及麻姑獻壽內舞蹈之一幕。曲終觀客意猶未饜。拍掌不已。乃更出舞以酬之。西俗也。各國大使公使及夫人等。爭與蘭芳握手。

七日

前日得留學生來函。勸以停演歸國。同行者於五月七日之夕。原意休演一日。磋商未果。此實因履行契約及劇場營業之關係。不得已。仍演御碑亭。滿員。日人對於此劇。頗能了解。且有謂此劇勝於散花者。是夜台灣實業家辜顯榮君。贈以銀製之大花瓶。

八日

交詢社邀午餐。交詢社者。福澤派慶應大學出身之同窗會。向爲國民交際之團體。惟歡迎優人之舉。則自此次始。席散。蘭芳演說。中日戲劇之異點。濤痕君復演說中國戲劇之源流。及邇來伶界身價之增高。證以蘭芳祖母壽日事。並謂近日日本亦有紳士與伶人交際者。證以國民文藝會之事。

梅蘭芳東渡紀實

實為東亞舞台之幸。聞者大拍掌。晚仍演御碑亭。場內滿員。

言	別	同	欲
報	通	行	知
之	信	某	梅
特	登	君	訊
別	於	之	更
欄	公	特	有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每册大洋叁角

(全年叁元)

編輯及
發行所

天津河北公園後
春柳雜誌事務所

收信處

天津河北建德里李宅

又

北京琉璃廠戲劇新報社

寄售處

北京天津上海

凡有轉
載本雜
誌者務
請書明

各大書坊

鑄新照相館

精照大小各相山水人物書畫等

又有中華各省風景

現在京津名優肖相

臨時歷史紀念攝影

及名花小照出售

設在北京前門外琉璃廠海王村公園

電話南局一、三三七

國貨玩具

五元

天津河北公園

商品陳列所售品處

陳列多種

任人購買



國貨玩具每套五元